



# 震荡与重塑

##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 2024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5年1月

# 目 录

序 言 .....	1
1、震荡与重塑：2024 年国际政治 .....	3
2、趋稳与冲击：2024 年世界经济 .....	9
3、2024 年中国外交：谋稳定，促团结 .....	14
4、拜登谢幕与特朗普归来 .....	20
5、2024 年俄罗斯局势：承压与谋局 .....	26
6、欧洲内忧外患 .....	32
7、日本：调适与求变 .....	38
8、印度 2024：回调与转向 .....	44
9、朝鲜半岛：奇正之术与诡道之变 .....	50
10、东南亚：由动荡转向稳定 .....	57
11、2024 年的中东：动荡与重组 .....	62
12、非洲：风物长宜放眼量 .....	68
13、拉美政经形势企稳 对华合作再上新台阶 .....	74
14、俄乌战争第三年：黎明前的黑暗？ .....	80

# 序 言

2024年国际形势的最大特点，是国内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共振。

这一年是世界范围的超级大选年，虽然事先预期选举结果会带来种种意外，但实际发生的变化还是令人错愕。英国的政党轮替，日本、印度执政党遭削弱，似乎还不算是大新闻；法国、德国的政局动荡，颇令人意外；美国特朗普强势归来，虽不似他首次当选那般出乎意料，但震动效应有增无减；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自杀性的戒严令，则完全让世人跌破眼镜。似乎没有比“变乱交织”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一些国家的政局演变。

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俄乌冲突继续，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朝鲜出兵援俄，拜登政府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战事更加激烈。巴以冲突不止，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七线作战，杀红了眼。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中垮台，中东乱上加乱。

2024年并不全是坏消息。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全球南方乘势而起，更积极地捍卫自身利益，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金砖国家机制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平台，2023年成功扩容，2024年增添一批伙伴国。国际体系的转型呈加速趋势。

2024年，中国外交行稳致远。一是在国际冲突与热点问题上推动相关方的和谈与和解，二是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三是推动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四是扩大开放。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保持定力，选择合作共赢的正道，向世界传递了正能量，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

2025年，世界将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中国要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确定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 1、震荡与重塑：2024 年国际政治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可谓是充斥着颇多意外和惊奇的一年，与之相伴的则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激烈震荡，以及世界多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和转向，从而使得 2024 年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逐步展开重塑的一年。

## 一、震荡的频发

在 2024 年，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两场局部战争为代表的战乱与纷争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世界多国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跌破眼镜的“惊奇”事件，导致部分国家政坛陷入动荡甚至内乱，其所产生的冲击效应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剧烈的震荡。

就俄乌冲突而言，虽然战局总体依然保持胶着状态，但是乌军于 4 月突然发动反击，并出人意料地首次攻入俄罗斯本土，将战火延烧至俄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而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于 11 月一改其长期政策，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短程导弹攻击俄本土，乌克兰随即首次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发起了袭击。俄罗斯则频频祭出核威慑的大棒，自 5 月起进行了一系列非战略核武器演习，普京总统也于 11 月批准了更新版“核学说”，俄军则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榛树”高超声速导弹。此外，俄朝两国元首于 6 月在平壤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于 12 月 4 日生效，俄朝

军事与经济合作急剧升温，朝鲜出兵赴俄参加俄乌冲突的传闻也随之不胫而走。

而在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在 2024 年明显升级并外溢。在以军的持续打击下，加沙地区已成为一片废墟，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Hamas 武装由于领导人频遭暗杀，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军还在今年入侵黎巴嫩，与真主党武装爆发激战。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也迅速升级，并首次对彼此境内军事目标发动了空袭或导弹打击。尤其是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一溃千里，阿萨德政权在短短 12 天内被以“沙姆解放阵线”为首的反对派武装击垮，以色列趁机对叙军事基地发动数百次空袭，导致叙海空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随即以军又从戈兰高地向东越过“阿尔法线”进入叙利亚，这是自 1974 年 5 月以来以军首次进入“脱离接触”缓冲区。中东局势的变化之剧、之快可谓令人瞠目。

而就震荡而言，2024 年最令世人始料未及的事件更多地体现在国内政治领域。例如随着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于 11 月揭晓，已于 5 月被大陪审团判定犯有重罪，随后又奇迹般地于 7 月逃过枪击刺杀的特朗普“王者归来”，一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而且由于此次特朗普同时赢得了选举人团票和普选票，可谓实至名归地实现了“国王复仇”之旅。在“二进宫”的特朗普带领下，共和党也一举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显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势力在美国政坛上的强大影响力。

又如作为欧洲“三驾马车”的英法德三国政局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法国总统马克龙出人意料地于 6 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但是在这场“政治豪赌”中，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却折戟沉沙，严重削弱了马克龙的执政基础，并且造成上台仅 3 个月的

巴尼耶内阁于12月5日倒台，成为62年来首次被议会推翻的法国政府。在7月4日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保守党遭遇滑铁卢，英国工党则时隔14年后再次成为执政党。而随着阁员内讧的不断升级，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三党执政联盟于11月宣告破裂，引发德国政坛地震。由于朔尔茨未能在12月赢得信任投票，联邦议会将面临解散并预计在明年2月提前举行选举，德国执政力量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已无可避免。

再如在东北亚地区，韩国总统尹锡悦于12月3日突然发布“戒严令”，旋即又在4个小时后便宣布解除戒严。随着这一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政变”闹剧迅速以失败收场，尹锡悦本人也因此遭到国会弹劾，由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职权，但是时隔仅仅两周，韩德洙也被弹劾下台。而在日本，刚刚于10月1日就任首相的石破茂于9日解散国会并在27日举行大选，结果在选举中自民党却遭遇惨败，自公联盟亦未能控制国会大多数。尽管后经指名选举，石破茂艰难保住了相位，但却可谓是在上任第一天便提前进入“跛脚鸭”状态。

复如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菲律宾正副总统小马科斯与莎拉·杜特尔特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从此前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甚至向彼此发出了“死亡威胁”。而包括国家主席武文赏在内的越南多位国家级领导人在2024年的反贪风暴中纷纷落马下台，银铛入狱者所在多有。自6月起在缅北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大规模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多方军事力量大打出手，至今无法得到平息。在人口高达1.7亿的孟加拉，随着大批示威民众闯入总理府，长期执政的总理哈西娜于8月5日宣布辞职并流亡印度，军方随即宣布组建临时政府，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则被推选出任临时政府总理。

## 二、重塑的启动

首先，主要大国关系在 2024 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企稳和重塑的态势。例如虽然美国在经济、贸易、科技领域的对华打压有增无减，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挑衅不断，导致中美关系摩擦频仍，但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和对话沟通机制得到一定恢复，两国关系也艰难地实现了止跌企稳。与此同时，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则在 2024 年进一步升温，两国高层互动密切，军事联演联训频繁并取得多项新突破，包括在两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过程中，中国空军首次飞赴白令海相关空域；在中俄首次海警联合巡航过程中，中国海警舰艇编队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而面对挥舞关税大棒、对盟友疾言厉色的特朗普，担心被美国“敲诈”和“抛弃”的欧洲诸国则忧心忡忡，内部要求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呼声日益升高，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此外，中日关系、中欧关系、美印关系、中印关系也在 2024 年出现了或大或小、或急或缓的调整迹象，且普遍是在向改善双边关系、促进合作方向迈进，显示出各国都在着手做好应对变局的准备。

其次，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进入剧烈重塑阶段。随着叙利亚政权的迅速更迭，境内多支代理人武装力量已经开始陷入混战，叙利亚再度沦为美、俄、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等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血腥战场，甚至面临被瓜分和裂解的命运。鉴于“沙姆解放阵线”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底色且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极端恐怖主义有可能借叙利亚战乱之机而复活和回潮。此外，由于伊朗总统莱希于 5 月的一场空难中意外丧生，被视为温和派的佩泽希齐扬在随后的大选中胜出，成为伊朗新一任总统，不仅给伊朗的对外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阿萨德政权的垮塌，加之哈

马斯武装、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均遭到了严重削弱，伊朗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东“什叶派抵抗之弧”面对美国、以色列的强力打击，也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危险。如此种种，均标志着中东地缘战略格局开始进入深刻的重塑阶段。

第三，发达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壮大，对各国政坛既有格局的影响和冲击日益凸显。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大选，无疑代表着主张“美国优先”的MAGA派的重大胜利。而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也在2024年见证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崛起。例如在6月30日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力压左翼联盟和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共同党团，获得惊人的历史性胜利，并成功迫使法国总理在上台数月后即挂冠辞职。在7月的议会选举中，英国“脱欧”重要推手法拉奇所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首次斩获5个议席，此前连续7次竞选落败的法拉奇也如愿当选。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也不断攀升，并在2024年多场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德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新晋势力。

第四，“全球南方”加强合作，推进国际格局进一步向多极化方向迈进。面对美欧等国的政治乱象，全球治理的失序，国际强权政治的横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变得更为团结一致，并积极针对结束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议题发出呼吁和采取行动，合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当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加强。2024年1月，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埃塞俄比亚五国正式加入金砖组织，实现了该组织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扩容。在于10月发布的《喀山宣言》中，金砖国家明确宣布将鼓励各国使用本币交易，建立金砖清算机制，以此回击美国对其金融霸权的滥用。12月23日，

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俄罗斯表示，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九国将于2025年1月1日成为金砖国家伙伴国，预示着“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即将来临，进而势必会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的重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于2024年11月举行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不仅非洲联盟首次成为正式成员，被视为是属于“全球南方”的高光时刻，而且与会各国围绕“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发展的星球”这一主题，针对全球不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使得全球治理中的“南方主张”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 结语

虽然2024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意外和变数的年度，但是世人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2.0版”的美国是否会奉行单边主义而肆无忌惮地“毁约退群”？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重大转折进而止戈休战？中东肆虐的战火是否会随着以色列的大杀四方而继续蔓延和升级？美国、中国、欧洲、日本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失控拖累本已疲弱的全球经济？四分五裂的德、法、日、韩等国政局能否经受住选举考验保持政策的稳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势头能够得到有力延续和强化？上述诸多问题的答案都将在2025年逐步揭晓。但是无论怎样，“系好安全带”，准备迎接颠簸动荡的新的一年，都将是世界各国最明智的选择。

## 2、趋稳与冲击：2024 年世界经济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2024 年世界经济在困境中继续复苏，在克服通胀、维持增长、提升贸易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总体发展态势趋于稳定，但整体而言，并未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增长不均衡、债务压力增大等问题凸显。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全球经济遭遇“特朗普 2.0”不确定性的冲击增加。

### 一、趋稳的 2024 年世界经济

2024 年，世界经济表现总体稳定，呈现出“低增长、中通胀、高债务和强股市”的特征。

全球经济仍处于低增长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 年全球经济预估增长速度为 3.2%，基本与 2023 年持平。从积极的角度看，这说明全球经济通过一年时间，更好地消化了因疫情而制定的非常态经济政策，能够确保经济增速维持较为稳定的水平。但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也说明全球经济动能仍然不足，未能迎来更为强劲的增长。虽然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平稳，但内部分化趋势明显。从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表现看，中国和美国的表现相对突出，但欧洲经济表现出增长羸弱、创新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2024 年，欧洲经济增速低于 1%，大幅落后于中国和美国。如果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各自的经济增速看，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大大超

过发达经济体。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一个新增总量持续突出，一个是经济增速依旧亮眼。而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德国和日本表现较差。根据预测，德国 2024 年经济为零增长，而日本也只有 0.3% 左右。

全球通胀继续回落，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降息。2024 年各主要经济体控制通胀取得重大进展，总体通胀率从 2023 年的平均值 6.7% 下降至 2024 年的 5.8%。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2024 年 7 月份从 “3” 字区间进入 “2” 字区间，并且此后一直相对保持较低水平。欧盟通胀水平整体而言也有所回落，稳定在 2.5% 以下。由于通胀压力下降，各主要经济体能够通过降息方式维持经济增长。美联储结束了 2022 年开始的加息周期，2024 年 9 月份启动了降息进程。到 2024 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 5.33% 回落到 4.33%，下降了 100 个基点。中国一年贷款利率也从 3.45% 降到 3.1%。欧洲央行 2024 年降息四次。

全球债务不断高企。全球债务规模超过 320 万亿美元。从债务的具体构成看，家庭和公司债务增速有所减缓，而政府公共债务上升速度加快。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全球政府公共债务 2024 年将会超过 100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超过 90%。这主要是各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更为积极，为了维持各项公共开支和刺激经济增长，进一步增加了借债，扩大了赤字。例如，2024 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又增加了近 2 万亿美元。中国 2024 年国债余额接近 35 万亿元，净融资近 5 万亿元。

全球股市表现强势。与 GDP、世界贸易、全球投资等指标相比，2024 年全球股市表现突出，各大股市均有较大涨幅。美国股市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财富效应明显。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逾 4000 点、涨幅约 14%，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涨幅分别约 25% 和 30%。在欧洲，哪怕整体经济表现欠佳，但德国 DAX 指数、英国富时 100 指

数、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都有较大上涨。在亚洲，中国上证指数涨幅超 12.67%、日经 225 指数和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涨幅均过 16%。印度 SENSEX30 指数涨幅也近 10%。各经济体的高科技公司在全球股市中起到主要驱动力的作用，反映了资本市场期待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球科技取得重大突破。

## 二、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虽然世界经济总体趋稳，但仍面临严峻挑战，值得注意。

一是全球经济长期低速增长，难以向上突破。世界经济增长近几年一直在中低位徘徊，具体而言，是在 3% 左右。3.5% 这一在之前可能被认为是增长下限的速度，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上限。长期低速增长的危害在于，如果稍有不慎，全球经济就可能变成失速，如果碰到重大风险，就会滑向衰退。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未能显著提高。这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教育程度基本触顶以及全球价值链不断被干扰直至中断等，都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无法有效提高的重要因素。如要改变这一情况，可能需要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在产业和商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可能会改变劳动率低迷的状况，进而推动全球经济从低位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

二是全球化继续面临压力。2024 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约 2.7%，低于全球 GDP 增速。全球化仍面临逆潮，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最大的挑战在于美国持续的退缩。经济“内顾化”已基本成为美国国内共识。美国对于原有全球化的冲击不仅仅在于“内顾化”的政策取向，更在于进攻性地锁定其他国家为经济对手。美国认为自己是原有全球化的受损者，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是全球化

的受益者。因此，美国持续在各经济领域对中国防范和遏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抑制中国的位置，打造限制中国参与的排他性经济小圈子，导致全球经济变成割裂、对立的体系。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正常的双边经贸关系是全球化的基石。中美经贸合作则全球化进，中美经贸对抗则全球化退。美国执意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取向，分裂全球化的统一性，分散全球化发展的动力。

三是经济安全化日益强化。国家更多从安全角度看待经济，经济发展让步于国家安全需求。经济要素全球流动面临更多显性和隐形的障碍，无法以效率为优先标准。各国为了国家安全，大幅增加经济体系的安全冗余度，导致资源低效配置，经济低效运行。从安全的角度，额外的大量经济投入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在经济角度，这可能是资源浪费。在安全化需求之下，各种类型的“+1”模式、“备份”模式、“本土”模式甚至是“断链”模式，不断涌现，压制了经济效率。更加不用说在经济政策领域不断出现的出口控制、投资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等等，进一步加大了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困难。问题在于，虽然经济安全化在各国政府执政理念上可能已经成为某种优先，但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遭遇太多的困难。例如，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被彻底安全化，欧洲难以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和投资，但是“去俄罗斯”后的欧洲打破了原有的模式，但未能建立新的经济模式，或者说，新的经济模式尚在摸索当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2024年欧洲经济的超低速表现。

### **三、迎接特朗普 2.0 的冲击**

2024年全球经济趋稳是否会延续至2025年，存在着一定的变数。特朗普再度当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从特朗普第一

任期的政策取向看，“美国优先”是其政策底色，保护主义是其鲜明特征。目前而言，无论是基于特朗普本人对使用关税的长期政策偏好，还是其所任用的经贸团队主要负责官员构成，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主义和经贸保护主义将会更为强化。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对其他国家征收 10% 以上的基准关税，对中国也要征收更高税率的关税。这会给全球贸易带来巨大冲击，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经贸利益。面对美国的关税霸凌，其他国家势必进行反制。因美国而引发的各国在贸易领域的恶性互动将会拖累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抑制贸易增长潜力，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在投资领域，特朗普支持投资本土主义。如果美国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刺激下减少对外投资，而其他国家为了避免本国直接投资下降，也会采取政策鼓励国内投资，那全球投资自由流动会面临更多的政府限制，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将会萎缩。这同样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

特朗普再度执政给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在于其政策走向的变化性和交易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势必会通过征收关税或者威胁征收关税来促进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交易”，这是确定的，而关税实施的规模、路径、节奏等，这是不确定的。特朗普热衷于这种不确定性。在其看来，只有在不确定性中才能最大化谈判筹码。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确定性才是企业更好运营、经济更为平稳发展的前提。不确定性固然可能会增大特朗普政府的交易筹码，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却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来源，需要切实防范特朗普 2.0 风险。

### 3、2024 年中国外交：谋稳定，促团结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24 年的中国外交，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在跌宕起伏的国际大势中继续做维护国际开放、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积极塑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举办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三大主场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对欧洲、中亚、拉美的重要访问。中国外交引领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

#### 一、谋国际和平稳定

近些年来，国际分裂与对抗的风险不断升级，不少大国的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作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中国以自身的不断开放和改革为全球稳定提供有力支撑，以中国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上所有不确定因素。此外，中国还身体力行，从多个方面谋求国际的和平与稳定。

一是推进大国关系的战略稳定，促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在国际压力下，中俄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职总统后即于 5 月访问中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中俄关系的“五个坚持”，为两国合作定向领航。中美关系在 2024

年保持了总体稳定，双方保持了各个层级的对话沟通，在禁毒、执法、气候变化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并续签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的恢复，更是为中美关系增添了不少暖意。中欧关系在 2024 年保持了整体上的稳定，尽管围绕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之争阻碍了中欧关系回暖的步伐，但是双方都显示出足够的愿意来妥处矛盾分歧，并且双方在寻求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捍卫多边主义上的共同利益在新形势下不断凸显。

二是宣传中国的和平理念来谋求国际和平，为热点冲突寻找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2024 年 6 月 28 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是 70 年前那一代人给出的“历史答案”和 70 年后中国给出的“时代答案”，二者在精神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前，中国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朝鲜半岛、缅甸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5 月 23 日，中国与巴西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六点共识”，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9 月中国和巴西推动召开了“和平之友”首次会议，17 个最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纷纷与会予以支持。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呼吁全面停火止战，推动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赴华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北京宣言》，并为推动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进行不懈努力。此外，中国还积极斡旋缅北和平会谈，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

## 二、谋周边发展稳定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2024年中国继续积极主动地塑造周边环境，对菲律宾等国家的挑衅行径开展有理有力的维权，来努力保持周边地区和平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是持续改善与周边大国的关系。中印关系的改善实现突破。两国外交及军队高层在2024年通过密集沟通，最终10月达成了边境争议地区巡逻安排的协议，为两国元首在喀山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的正式会晤铺平了道路。12月18日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实现了五年来的首次重启，中印关系显示出持续改善能的迹象。

中日关系也出现回暖迹象。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与岸田文雄、石破茂两任首相在多边场合举行会晤。12月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就任后访华，日本推出了给予中国公民的签证优惠，双方达成逐步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的协议，加上中日人文交流的热络开展，显示出中日政治关系回暖，经济与人文关系在加速回暖。

二是应对好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动，持续巩固对华友谊。7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去世。8月，苏林接任越共总书记后首访选择中国，体现出新领导人对中越关系的重视，中越双方也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3月印尼新当选总统普拉博沃第一时间首访中国，10月其正式就职后又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出普拉博沃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两国也将合作由“四轮驱动”升级为“五大支柱”支撑。与此同时，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柬埔寨同样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

在中亚方向，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不断提质升级。2024年中国-中

亚机制秘书处启动运行。7月，习近平主席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2月1日在成都召开中国－中亚外长第五次会晤，推动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三是谋求中国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及发展合作取得重要进展。12月1日“天府号”跨境公路班车中亚线发车，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市举行，这意味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取得标志性的进展。11月，中方决定面向湄公河五国颁发“澜湄签证”，为符合条件的商务人员签发5年多次来华签证，极大便利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商务往来。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谈判实质性完成。中俄蒙三国总理举行会晤，同意加快三国经济走廊建设。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中越边境铁路、中蒙跨境铁路、中新陆海新通道、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都取得重要进展，充分体现出地区国家与中国共同迈向区域一体化的心愿。

### 三、促“全球南方”团结

伴随着国际格局的大变革，“全球南方”正日益崛起，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中当然的一员，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样，都期待着国际秩序能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愿景是，全球南方能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然而，地缘政治对抗的上升，却导致“全球南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分化压力。

2024年是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团结的丰收年。通过邀请了许多亚非拉国家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亚非拉国

家与中国共同回味“万隆精神”。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拉共体论坛中，中国呼吁“全球南方”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

中国推动多个机制的建设，以增强“全球南方”的声音，聚焦“全球南方”的议程。在金砖合作机制中，中国大力支持俄罗斯办好扩员后的首次“大金砖”峰会。在2024年正式接纳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为金砖正式成员后，中国支持更多国家以多种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最终实现了正式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发展为金砖的伙伴国的目标，努力实现把金砖打造成“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主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首次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形式举行上合峰会，以推进上合组织的运作机制改革，提升上合的代表性、凝聚力和决策效率。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支持巴西、秘鲁分别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来支持“全球南方”的全球治理议程，推动各方将深入探讨贸易自由化、供应链稳定、消除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粮食安全等发展中国家迫切关心的议题。在2024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中，非洲联盟首次实现了以成员身份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全球南方”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讨论了减少贫困、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改革全球机构等提议。

中国更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南方的议程。中国提出了“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了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投入并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以实际行

动为“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注入动力。

总而言之，2024年的中国外交为动荡不断的世界提供了稳定性，以中国的确定性来回应世界上所有的不确定性。展望2025年，中国将继续唱响“全球南方”的团结之声。2025年，中国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南非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巴西担任金砖合作机制主席国。2026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国。全球的“南方时刻”将继续登场。2025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国将继续同世界主要国家一起，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 4、拜登谢幕与特朗普归来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4年，美国大选波诡云谲，拜登黯然谢幕，特朗普强势归来，美国政治重新洗牌。美国在俄乌、巴以两场冲突中的目标皆未实现，凸显了拜登政府战略和外交能力的局限。中美在激烈博弈中维持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随着特朗普当选，又将迎来不确定的四年。

### 不同寻常的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不仅是这一年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一场选举，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葩现象。一是特朗普参选之路充满凶险。他在5月份因“封口费”被定34项重罪，7月份险遭刺杀，却仍获得共和党提名，并最终赢得选举，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被定罪的前总统，首个以戴罪之身当选总统者，还是在第一任期结束后未能连任却再次当选总统的第二人。二是拜登获得党内提名却不得不退出选举。拜登虽然轻松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却因老迈之态遭选民唾弃，最后在党内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退出选举，让副总统哈里斯仓促上阵。在职总统获得党内提名却不得不中途放弃，拜登乃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三是硅谷达人马斯克在选举中扮演的突兀角色。美国商界大佬以资金影响选举本是司空见惯，但大多对两党候选人两面下注，且仅限于幕后操作，避免走向前台。马斯克则不然，他不仅砸巨金支持特朗普竞选，更直接披挂上阵，竭尽全力为特朗普摇旗呐喊，令人跌破

眼镜。“马斯克助选”成为2024年美国大选的奇异风景线。马斯克此举固然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但特朗普当选，他亦因此收获巨大的政治经济红利，得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特朗普强势归来，表明“特朗普现象”不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是塑造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特朗普从崛起到归来，肩负三重使命。一是改造共和党，使其在理念和组织上体现特朗普得偏好。随着特朗普再次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率领共和党拿下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已成为共和党的主导理念和基本盘，建制派或出局或被边缘化，共和党这个大佬党已转型为特朗普式政党。二是全面推行特朗普主义，让美国的内政外交打上特朗普烙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试图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重要调整，但效果有限，拜登执政后又对特朗普遗产予以清算，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势必会加大实施特朗普主义的力度，切切实实留下他的政治遗产。三是打造特朗普体制，对联邦政府的架构和运行方式做重大调整，使联邦政府成为推进特朗普主义的可靠组织工具。

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国会，保守派又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的情况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权力更大，决心更大，推进其政治议程的力度也更大。这意味着特朗普冲击会带来更大的震荡效应。另一方面，也不能低估特朗普把事情搞砸、民主党反击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政治的极化和对立只会愈演愈烈。

## 受挫于两场冲突

2024年是俄乌冲突第三年，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朝鲜

特种兵赴俄罗斯参战，战事更加惨烈，俄罗斯则扩大了在战场上的优势。2023年末俄乌战局已表明乌克兰难以在战场上取胜，但拜登政府知其不可而为之，在2024年继续与盟友一道支持乌克兰苦撑。华盛顿在年初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并试图阻止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正常的经贸交往，以削弱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运行能力。拜登政府还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年底加快了兑现这些援助的步伐。特别是在民主党输掉大选后，拜登政府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此举不仅是要在军事上给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更是要阻挠特朗普执政后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总体而言，三年俄乌冲突，拜登政府既没有帮助乌克兰收复领土，也没有达到利用战争削弱俄罗斯的目标，更未能使乌克兰在未来的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特朗普在大选中明确表示结束俄乌冲突是其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随着特朗普归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难以为继，俄乌冲突走向停火谈判不可避免。在严酷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乌克兰充当美国对俄战略的马前卒付出了惨重代价，而拜登政府也在这场冲突中遭遇严重战略挫折。

2024年，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长期大规模军事攻击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到2024年底，加沙冲突已导致四万多人死亡，其中大量是妇女和儿童。国际社会对此严重关注和不满，普遍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上采取双重标准。美国国内也强烈要求华盛顿采取行动促成加沙停火，鉴于许多巴勒斯坦的同情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关系到大选年民主党的选情。为回应内外压力，拜登政府试图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达成协议。国务卿布林肯一年内9次赴中东斡旋，均无功而返。10月中旬，在大选关键时刻，布林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联名致信以色列政府，要求以色列在30天内采

取“紧急和持续的行动”扭转加沙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对以军援的后果，但是内塔尼亚胡既不用担心华盛顿的虚声恫吓，更不愿意照顾民主党的选情。另一方面，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外交支持。据统计，在加沙冲突爆发的一年内，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大量的武器弹药。在上述所谓“最后通牒”被以色列无视后，拜登政府并未对其采取惩罚措施，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推动的停止向以色列出售坦克炮弹和迫击炮弹的提案也未能在参议院通过。美国还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票否决了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案。拜登政府在加沙冲突中极度偏袒以色列的行为导致了美国调停加沙冲突外交努力的失败，它不仅疏远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并削弱了民主党在大选中的表现，更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使国际社会严重质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激烈博弈的中美关系

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了推进合作、提升稳定的重要共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未变、对华战略主旨未变，频频实施对华遏止打压，导致中美关系摩擦不断。2024年的中美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交往增加，务实合作推进，人文交流扩大。一年来，中美先后举行了两轮战略沟通，五次金融、经济工作组会议，两次商贸工作组副部长级会议，两次外交政策对话，以及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海洋事务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人工智能对话等。此外，中国商务部长与美国贸易代表举行会晤，中

国公安部长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见面、通话，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会晤、通话，中国南部战区司令与美国印太司令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等访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等访美，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出席于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2024年是拜登执政时期中美交往频次最高的一年，这些交往为处理极为复杂的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沟通渠道。两国在禁毒、执法、气候变化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中美召开禁毒工作组会议，中方协助美方打击制毒贩毒，两国在遣返刑事犯和非法移民方面开展合作，妥善解决在押人员问题。中美两国气候变化特使互访，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协调。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新进展。近1万余名美国青少年通过“5年5万”项目来华，中美续签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美顶尖大学“10+10”校长论坛在芝加哥举行，中方向美方租借两只大熊猫等。务实合作的推进为颠簸不定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正能量。

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涉台等问题上激烈博弈。2024年，美国制裁了400多家中国实体，创拜登执政以来新高。拜登政府还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出台新的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美国全年对台军售7次，总价值34亿多美元，是拜登执政时期对台售武次数最多和金额最大的一年，此外，拜登政府还向台湾提供大额军援。面对美方对中国利益的不断损害，中方坚定反击。中方决定加强有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包括禁止两用物项对美国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严控镓、锗、锑、超硬材料、石墨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等。中国半导体产业抵制购买美国芯片。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英特尔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对美国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调查。中方还多次制裁美国对台售武军工企业及相关人员等。

2021年拜登开始执政的时候，中美关系因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严重破坏而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拜登任期四年，中美关系动荡曲折，虽然在双方努力下有所缓和与改善，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终究回不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态。随着特朗普归来，两国关系又将面对新的不确定性。

## 5、2024 年俄罗斯局势：承压与谋局

马 斌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俄乌冲突仍是观察和理解 2024 年俄罗斯局势的关键，调动国内外资源应对冲突挑战是贯穿 2024 年始终的俄罗斯政策基轴。围绕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新挑战，俄罗斯 2024 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主要领域推出一系列具体政策，整体表现具有“承受巨大压力，积极谋划破局”的基本特点。

### 一、2024 俄政治经济：稳定与隐忧

2024 年俄罗斯政治局势整体稳定，备受关注的总统选举也有惊无险，顺利实现权力平稳延续。普京在 3 月中旬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最终以 87% 得票率当选，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2024 年俄罗斯政治的主要“变故”之一是被西方称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的纳瓦尔尼 2 月猝逝。该事件虽未改变 2024 年俄罗斯政治相对稳定的走势，却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西方解读 2024 年俄罗斯政治和总统选举时最显眼的注脚。5 月，再次担任总理的米舒斯京完成新一届政府组建，除国防部长外新政府的关键职位均保留原先班底。这既是 2024 年俄罗斯政治稳定的重要体现，也是俄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于国防部换帅之举，外界普遍认为这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坛稳定，因为，一方面，绍伊古依旧可通过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这一新职务继续参与政策和影响

俄军，从而保证俄军和俄乌战场的指挥连续性；另一方面，取代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的别洛乌索夫之前担任过经济发展部长、第一副总理等职，曾是“普京身边最有影响力的经济顾问之一”，他主管经济的丰富经验被认为有利于提升国防财政资源利用效率，稳定俄乌冲突局面。

202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与隐忧共存。与各种预测俄罗斯经济下滑甚至崩溃的研判相反，2024年俄罗斯经济在大宗商品出口、军工需求爆发，以及较为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等因素加持下“逆流而上”，GDP前三季度增长4.2%，失业率10月份降至2.3%（为1992年以来最低）；俄企业利润前八个月高达32万亿卢布，其中，建筑业、农业、制造业等利润增幅较大。统计数据相对积极让普京在12月表示，俄2024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4%，从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不过，持续加码的外部制裁和难以平抑的内部通胀让2024年俄罗斯经济备受巨大。目前，全世界2024年俄罗斯经济以受新制裁开局，又以受新制裁收尾。2023年12月，美国将矛头瞄准俄罗斯军工产业；2024年1月，欧盟将部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12月中旬，欧盟出台第15轮对俄制裁，美国向乌克兰转交了以被冻结俄资产孳息为担保的贷款。制裁不断加码让俄成为2024年世界上受制裁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初，俄罗斯遭受的制裁超过21000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技术等诸多方面。外部制裁持续加码使俄罗斯与G7集团为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往来进一步减少，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也受到一定制约。2024年前三季度，俄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0.41%，进口则下降5.2%。通胀高企是导致2024年俄罗斯经济稳中带忧的又一关键因素。根据俄罗斯央行数据，2024年俄通胀率为9.5%，超出俄居民实际工资增长速度（1-9月同比增长9.1%）。

二者交互作用的直接后果是俄国内消费需求萎缩，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隐患。此外，劳动力紧缺也是2024年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根据俄官方报告，目前73%的俄罗斯企业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让看似稳定的俄罗斯经济存在较大隐忧。

## 二、2024 俄罗斯军事：进展与挑战

2024年俄罗斯军事重心仍在俄乌战场，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继续彰显存在。2024上半年，俄军主要在俄乌战场上继续沿着长达1000公里的前线与乌军相持，同时在部分战线有所突破，例如，占领阿夫迪夫卡等战略要地。进入8月后，俄乌战场局势突变，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州并占领超10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乌军2024年最大军事反攻，也是俄乌冲突战火第一次真正烧到俄罗斯本土，暴露出俄罗斯军事部署的薄弱之处。面对这一局势，俄罗斯军队一方面加强在乌克兰战场北部、中部的进攻，一方面集中部分兵力对进入库尔斯克的乌克兰部队展开反击。截至12月底，两线作战的俄军取得一定进展，扩大了在顿涅茨克中部和南部的控制范围，夺回了部分被乌军控制的库尔斯克领土。据报道，俄军2024年在俄乌战场新占领约2500平方公里土地。至于2024年俄军伤亡，各方统计数据相差甚远。乌克兰宣称2024年俄军死亡超20000人。为补充兵员，俄罗斯2024年春季征兵15万、秋季征兵13.3万；此外，还被指责接受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介入俄乌冲突，让战争“风险扩大”，不过俄罗斯与朝鲜对此尚未进行正面回应和确认。

军事演习、海外驻军等也是俄罗斯军队服务2024年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2024年，俄罗斯不仅继续与中国等按照惯例开展联合军演，

如 9 月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相关海空域举行“北部·联合-2024”演习，而且不断扩大演习合作伙伴拓展军事活动新空间，如 11 月同印度尼西亚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此外，2024 年俄罗斯还首次举行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里海、地中海等多个水域共同开展的“大洋-2024”军演，意在向外部展示俄军“击退可能从任何地方发动的敌对军事行动”的决心，提升军事威慑力。建立和维持海外军事基地同样是俄罗斯保障军事安全和增加政治影响的重要方式。2024 年俄罗斯海外军事基地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叙利亚变局。2024 年底叙利亚反对派短间内掌握政权，让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之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前途未卜。对叙利亚反对派所做的保障军事基地安全的承诺，俄在观望的同时也加快调整部署以防不测。

### 三、2024 俄罗斯外交：谋局与破局

2024 年俄罗斯外交核心依旧是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变局。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压力，俄罗斯外交不仅没有失去活力，反而在有限政策空间内闪转腾挪，为俄罗斯破局美欧主导的国际孤立提供灵活支撑。2024 年是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实施的第二个年份，俄罗斯外交在首脑外交与多边外交上取得一定突破。

首脑外交频繁是 2024 年俄罗斯外交的显著特点。这一年，普京不仅先后出访中国（5 月）、乌兹别克斯坦（5 月）、朝鲜（6 月）、越南（6 月）、阿塞拜疆（8 月）、蒙古（9 月）、哈萨克斯坦（11 月）等国，而且还坐镇主场接待了印度总理莫迪的正式来访（7 月），以及印尼新当选总统普拉博沃的就职前访问（7 月）。普京访问朝鲜期间，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普京访越期间，俄

越发布联合声明将俄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果说访问中国是按照双边关系惯例所做的“标准动作”，那么，通过首脑外交谋局东北亚、东南亚就是俄罗斯外交精心设计的“加分动作”。

多边外交是2024年俄罗斯外交突破的重点。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等是2024年俄罗斯推进多边外交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喀山峰会是俄罗斯2024年最重要多边国际活动。俄外交部表示，通过主持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俄罗斯“最终破除了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的神话。”作为独联体2024年主席国，俄罗斯主办独联体成员国莫斯科峰会，聚焦深化成员国间经济合作。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在俄罗斯支持下也取得较大进展，包括与伊朗签署全面贸易协定（12月），推进了与印尼、阿联酋、埃及签署自贸协定的谈判，启动了与蒙古签署临时自贸协定的谈判等。此外，俄罗斯还以多边外交支持与非洲、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合作。

首脑外交和多边外交进展并没有突破俄罗斯外交承压的总体格局，与欧美等对峙、对抗仍是2024年俄罗斯外交的主基调。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加速分化组合的态势，俄罗斯外交2024年继续把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合作重点，力推“多中心国际秩序”。行至岁末，俄罗斯在叙利亚遭遇“滑铁卢”，斡旋叙利亚问题、保障在叙利益就成为2024年俄罗斯外交收官的重头戏。

## 展望

2024年是俄乌冲突第三个年头，冲突引发的政治对峙、经济制裁、军事对抗、外交交锋仍在持续。俄罗斯内政外交表现出较强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又适应变动的国际局势和战场局势做出诸多调整，尽

可能为后续破局打下良好基础。随着特朗普赢得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欧盟所面临压力增加，以及部分地区格局剧变，俄罗斯抓住时机大力推动国际局势朝着有利方向转化的意愿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加，谋求和推动俄乌冲突转折就成为俄罗斯接下来的政策重点。立足 2024 年的内外局势，俄罗斯短期内将尽可能扩大俄乌战场优势，稳定外交联系；面对连续增长但隐忧难除的经济，俄罗斯会加速实施以发展进口替代为基本特点的经济政策，并把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与全球南方国家作为重点，拓展经济联系。总之，展望 2025，在谋局 2024 的基础上加快破局会成为俄罗斯政策核心，而特朗普执政后的政策选择将是影响俄罗斯破局进展的关键外部变量。

## 6、欧洲内忧外患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2024年欧洲充满内忧外患。这一年里欧洲议会进行了选举，欧盟各机构领导层完成了更替，但由此引发德国、法国等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负面冲击。这一年欧洲经济整体上继续呈疲软态势，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经济体发展形势尤其令人担忧。在对外政策领域，欧盟内部意见差距拉大，尤其在援乌抗俄问题上表现明显。整体而言，2024年是欧洲政治内耗和社会分裂加剧，经济继续低迷发展的一年。在俄乌冲突继续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背景下，欧洲未来前景较难预测。

### 一、民粹主义势力进一步崛起，大国政治稳定性受到挑战

2024年6月，欧洲议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尽管主流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团（EPP）和社民党团（SDP）依然占主导地位，甚至较上届选举议席还有所提升（如人民党团），但民粹主义力量（以极右翼政党为主）在议会内逐渐稳定壮大，如今它们包括保守和改革者党团（ECR）、欧洲爱国者党团（Pfe）、主权国家欧洲（ESN）等，其整体议席从占上届选举议席中32%上升到如今36%，成为欧洲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党团力量。

尽管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席位没有显著上升，但结果显示民粹主义力量在多个欧盟成员国突飞猛进。数据显示，选举导致至少60个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其中表现最突出的

是法国的国民联盟（30席）、意大利的兄弟会（24席）、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20席）、德国的选择党（15席）和匈牙利的青民盟（11席）等。尤其法国的国民联盟成为国内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最大赢家，德国的选择党议席数则超越国内执政联盟所有政党，位居国内第二。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目前民粹主义政党已在克罗地亚、捷克、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斯洛伐克等成为主要执政党或执政伙伴。尽管极右翼政党没有进入德国联邦政府，但2024年9月和10月德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极右翼选择党和极左翼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获得重大胜利，表明德国民粹主义政党在地方迅速壮大。

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民粹主义力量的快速兴起对欧洲国家政治生态造成重大冲击，尤以法国和德国最具代表性。欧洲议会选举后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结果使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从原本第一位退至第三位，马克龙也彻底沦为“跛脚”总统，之后在任命总理人选上经历了长期动荡，未能组建具有长期稳定的总理内阁。德国“红绿灯”执政联盟则在欧洲议会选举后受到国内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总理朔尔茨最终在12月被联邦议会投下不信任票，德国将被迫在2025年2月下旬提前进行大选，实现政府更迭。此前，德国联合政府内部因在预算和税收等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朔尔茨总理快速解除了执政伙伴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导致“红绿灯”执政联盟瓦解。

上述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及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性，不但损害这些国家内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将不利于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团结。随着法德领导人受制于内部政治纷争而无暇顾及欧盟事务，也难以通过法德密切协调而巩固作为欧洲一体

化发动机的“法德轴心”，这使得欧盟委员会主席权力快速膨胀，使欧盟的部分权限逐渐凌驾于成员国之上，导致成员国与布鲁塞尔间及成员国间的分歧加剧，这进一步导致欧洲整体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与不稳定性的增加。

## 二、经济复苏乏力，结构性改革挑战加剧

自新冠疫情以来，欧洲经济一直处于缓慢复苏阶段。据不同权威预测，2024年欧盟区GDP增长率约为1%，欧元区GDP增长率约为0.8%，欧洲国家通胀率普遍有所缓解，就业率也趋相对稳定，失业率大体平均稳定在6%的水平。尽管如此，欧洲整体经济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2024年欧洲国别经济增长很不均衡，少部分国家增长率达到3%（如西班牙和波兰），但多数国家在1%左右徘徊，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北欧国家经济继续停滞甚至萎缩。其中德国经济不良表现尤其瞩目，2024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为零或负增长。其次，较低失业率并非完全是积极信号，一定程度反映出可就业劳动力增长放缓（如老龄化增速）和移民减少，这会加剧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第三，投资和消费依然低迷。政局不稳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依然压抑居民消费意愿，部分国家高通胀又在抑制居民消费能力，高储蓄率则鼓励更多家庭的储蓄增长而非消费增长。同样，企业投资意愿增长缓慢，2024年大多数成员国都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收缩。第四，欧洲作为整体外向型经济体，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和不稳定性，也是欧洲2024年经济复苏缓慢的重要原因。目前全球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太乐观，在可见的未来，依赖外部市场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是很大。

总之，欧洲2024年经济整体上受制于消费需求和投资不足及乏善可陈的出口市场需求，也受制于公共财政不足的困境。改变目前经

济颓势需欧盟和欧洲各国做出重大改革，但目前欧洲经济改革又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难题。

第一，产业转型困局。目前欧洲一些重要行业生存状态堪忧，拖累整体经济运行。作为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德国其制造业在 2024 年遭遇严峻挑战，包括大众在内的汽车计划关闭本土制造工厂，并计划未来裁员超 3.5 万人，德国最大汽车供应商博世 2024 年也计划从 2027 年开始裁员 5.5 千人，另外瑞典知名汽车电池生产商北伏 (Northvolt) 则在这一年申请破产，等等。欧洲制造业困境暗示欧洲企业需尽快向新兴产业如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转型，但鉴于其创新性、技术和风险投资不足和产业链缺陷，企业转型十分困难。第二，能源短缺困局。鉴于俄乌冲突继续和欧盟对俄能源制裁，整体上欧盟用于生产的能源价格高企，推升了企业成本，降低了欧洲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然而欧洲能源短缺难题很难短期内解决。第三，统一的宏观政策困局。欧洲由 27 个在税收、财政和就业等领域规则各自不同的市场经济体所组成，这些差异正阻碍欧盟作为统一大市场发挥竞争优势。比如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就统一财政和银行监管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针对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从而在创新发展领域无法形成合力。

由于上述原因，除少数国家利用各自资源和行业优势及行政手段实现经济强劲复苏外（如西班牙能较方便获得北非国家能源及拥有丰富旅游资源，丹麦和瑞士依赖其具有优势的制药业，一些中东欧国家则利用积极财政手段等），2024 年欧洲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低迷，而结构性改革又具有极大困难，故明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低迷都是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欧盟对华采取极端保护主义措施，在经历约一年的反补贴调查后，对在我国生产的对欧出口电动车加征 17%-35.3% 不等高额关税，且增加对其他中国输欧商品（如镀锡钢、太阳

能电池板、胶合板等)的反倾销调查。欧盟保护主义措施引发中国对欧洲来华商品做出合理反应,部分欧洲国家及其企业也强烈反对欧盟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欧盟为扩大对外贸易,积极促进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区谈判,尽管谈判接近完成,但双方在农产品贸易(如法国)和森林保护(如南美国家)等问题上存在深刻争议而一直没有签署。2024年欧盟对外经贸关系中的两个重要案例也反映出,欧盟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问题上存在巨大内部争议。

### 三、外部安全压力持续,内部分歧加大

俄乌持续冲突成为欧洲最紧迫的外部安全压力,援乌抗俄也继续成为2024年欧洲安全领域“关键词”。3月,欧盟通过了给乌克兰的贷款援助基金,根据该方案,欧盟将于2024年向乌克兰支付总额达162亿欧元财政援助,2024年至2027年,欧盟将通过该基金向乌方提供500亿欧元贷款及部分赠款。此外,欧盟也支持七国集团2024年通过的“乌克兰特别收入加速”(ERA)倡议,基于该倡议,欧盟将于2025年提供总额达181亿欧元贷款。除贷款援助乌财政外,欧盟还于2024年通过了3轮(第13、14和15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扩大了对俄实体和个人制裁范围,并限制包括天然气在内的俄罗斯能源出口。在这几轮制裁中,包括中国、印度、伊朗等一些国家的公司和个人也遭到制裁。

尽管2024年在援乌抗俄等问题上达成若干共识或采取了统一措施,但成员国在处理安全相关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和分歧相当明显:第一,在有关援乌防务资金问题上,匈牙利否决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65亿欧元军事援助(用于购买武器)的决议。匈牙利长期反对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对欧盟对俄制裁持反对态度。第二,在援乌武

器问题上各国立场不一。德国政府坚持不向乌克兰运送远程金牛座导弹，遭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谴责。因此在是否提供给乌克兰进攻性武器方面，各国立场差距甚大。第三，在与俄罗斯关系处理上，各国立场不同。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和普京进行了接触，然而他们尝试与普京的直接对话与会见遭到欧盟或其他一些成员国质疑或反对。第四，面对巴以冲突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反人道军事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观点差异很大，在挺巴还是挺以问题上各成员国立场大相径庭，难以达成共识与统一行动以助力巴以冲突的平息。因此，面对重大地区安全冲突，欧洲内部分歧相当明显。

#### 四、未来发展趋势

在可见的未来，欧洲很难摆脱 2024 年所遭遇的内外困境。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分野将是长期和不可逆的趋势，将继续撕裂欧洲各国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团结，而经济的持续下行会为民粹主义盛行提供土壤；面对产业转型的困难、创新能力的缺乏与全球经济形势的相对疲软，欧洲经济发展韧性很难短期内实现，这反过来会引发欧洲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俄乌冲突的持续与特朗普上台后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欧洲强化自我防卫的安全压力及来自经贸领域的外部保护主义挑战。随着并不注重欧盟成员国间团结的欧盟委员会的强势崛起和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对布鲁塞尔影响力的减弱，欧洲内部的争议会越来越多，内部矛盾和差异也会更加凸显。因此，未来欧盟及其成员国若不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改革、调整与转型，欧洲的内耗与衰退将可能成为长期现象。

## 7、日本：调适与求变

贺平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经历平成时代近 30 年的踟蹰后，“求新求变”一直是日本的自我期待。然而，欲变而不得、欲速而不达的风险同样如影随形。2024 年的日本政坛变迁，正是这一世相和社会心态的体现，也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的继发变动与摸索。其结果虽不免仅得乎中，但与其他极化现象突出的国家相比，无疑减缓了震荡摇摆所带来的冲击乃至撕裂。

### 一、两场选举左右日本政局

2024 年，在金权黑幕、派阀政治等负面新闻持续发酵的作用下，执政 1094 天的岸田文雄政府人心渐失、日感难以为继。岸田本人不得不在 8 月 14 日公开表明不再参加下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并于 10 月 1 日退任首相。由此，岸田文雄的执政时长暂时定格在战后日本历任首相的第八位，其功过与否还有待历史评说。尽管在退位前后民怨四起，但凭借其年龄优势和权力基盘，假以时日并不排除“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可能。

由于岸田政权的终结，9 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 10 月的众议院选举成为今年日本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日程。两场选举的结果或许都是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变”与“不变”之间的一种妥协。无论是石破茂在自民党党内逆转击败高市早苗，五次参选终告圆梦，还是自民党在国会众参两院首相指名选举中惊险过关，都是各方政治势力权衡利弊的某种逆向选择，“排除法”的意义尤甚于“最优解”。在选后

的众议院中，自民党与公明党合计获得 215 席，不仅远远低于选前的 279 席，也未达到全部 465 席的过半数（233 席）。而在野党一侧，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席位则大幅飙升，分别斩获 148 席和 28 席。由于自公联盟的席位未过半数，自民党虽保住政权，但沦为“少数执政党”。

从结果来看，多党联合执政甚而在野各党取而代之的揣测终究未成事实，但日本原本“一超多强”的政党格局所出现的变化已昭然若揭。在野势力尽管跃跃欲试，仍力有未逮。立宪民主党虽异军突起，但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凭一己之力与自民党全面抗衡尚需时日。因此，当前日本的政治版图并非曾几何时人们想象或期待中的“两党对峙”。事实上，日本各主要政党的政策立场相对接近，政策分歧对普通选民投票选择的分化作用并未出现明显提升。与之相伴，日本选民对选举和政治的“疏离感”仍在加剧。今年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仅为 53.85%，不仅比三年前的大选低了 2.08 个百分点，也创下了战后第三低的投票率。而在选举之后各大民调机构的例行舆论调查中，自民党的支持率继续大体在 30% 上下徘徊，其余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则基本停留于个位数。反过来，没有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比例始终居高不下，这一倾向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如果把这一部分选民视为一个整体，则其恰恰是日本选举中最大的“无声之音”。

两场选举产生的“弱势总裁”与“弱势首相”也为今后一段时间日本的政治走势定下了基调。走马上任的石破茂内阁虽仍处于新政权的“红利期”，但其支持率已呈下探之势，在各大机构的民调数据中与不支持率持平，甚至低于后者。也正是由于这一弱势地位，执政三个月来石破茂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显得颇为谦恭、低调，在处理与在野党关系和应对国内问题上更是如此。

## 二、经济社会喜忧参半

在相当程度上，2024年的日本经济仍处于“安倍经济学”的延长线上，而岸田文雄所倡导的“新资本主义”理念及其具体施政方略成败与否，尚需时间检验。新版日币纸钞的发行确实带来些许话题性和新鲜感，但日本经济整体仍提振乏力、创新不足。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痼疾难见妙方，非一朝一夕可望根除。与此同时，受全球市场景气减速、地缘经济风险频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要想独善其身也困难重重。

这一年，或喜或忧，不少经济数字勾起人们的诸多比照和联想。2024年，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落于德国之后，跌至世界第四位。而根据年底由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日本的人均GDP在2023年继续被韩国超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中仅仅排名第22位。作为市场热度的重要风向标，日经平均指数一度重返甚至超过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让人回忆往昔颇感唏嘘，但旋即也在8月创造了一日下挫4400日元以上的历史性暴跌。地价的上升和工会在“春斗”后取得的涨薪幅度都创下了泡沫经济时期以来的新高。此外，2024年3月，在日本银行总裁更替近一年后，解除负利率的政策千呼万唤始出来，实现了2007年以来时隔17年的利率上调。与此同时，日元汇率仍处于低位，甚至一度达到了1990年4月之后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最低水平。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超过2%，普通民众的实感恐怕更在其上。由于受到库存不足以及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8月日本各地出现了短时间的“米荒”，虽性质大异其趣，但不禁激起人们对于昭和时期乃至大正时期相关事件的历史记忆。小林制药问题保健品事件等产品质量问题不仅使“日本制造”

的形象和口碑再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往往连带出近年来类似丑闻的似曾相识之感。年底本田与日产等日本汽车业巨头的合纵连横同样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大事件，让人慨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社会层面，2024年日本开年不利，年中又一时人心惶惶。新年伊始，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就遭受了震度7级的强烈地震，紧接着在羽田机场发生了民航客机与海上保安厅救灾飞机相撞的严重事故。8月，日本遭受多次台风侵袭，日本气象厅又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个“巨大地震警报”。尽管如此，从全年来看，日本社会仍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因此，在年底各大媒体的全年重大新闻排行榜中，社会新闻的数量和比例均不甚突出。回顾这一年日本社会的风雨冷暖，或许有一个事例颇具双重象征意义：“金”字再度荣登年度汉字，这固然与奥运会、黑金政治、物价高企、所得税门槛等现实因素密不可分，但同一个字自1995年以后已五度入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某种“滞缓”和“循环”。

### 三、对外关系稳中前行

2024年作为一个政权交替期和过渡期，无论是知难而退的岸田文雄政府还是初来乍到的石破茂政府，都在外交上保持相对谨慎和克制。受益于此，日本的对外关系未现大的波折和危机。

一方面，岸田执政末期，日美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日本也继续深度参与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盟伴网络。4月，岸田文雄首相作为国宾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英文演讲。7月，岸田文雄参加北约首脑峰会。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美日印澳四方外长会议相继召开，美日韩、美日菲、美澳日菲等小多边机制在2024年稳中有进。对于接替岸田政府的石破茂政府而言，由于赢

弱的民意基础、蹒跚的政治联盟，内政的优先性或远高于外交。因此，到目前为止，其外交政策仍处于萧规曹随的状态。被普遍视为安保问题专家的石破茂本人在上任之后也尚未在此领域有何重大举措。

另一方面，这一年中日关系总体平稳。尤其重要的是，为增进政治互信，双方的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有序落实。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会见了时任首相岸田文雄。时隔一年，202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利马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石破茂首相举行首次首脑会谈。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5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阔别四年五个月后再次举行，也为开启三国合作新征程释放了积极信号。12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的访华之旅不虚此行。在实务层面，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时隔四年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在青少年、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影视、地方、妇女等领域达成10项重要共识。在这一年中，日方关心的短期免签政策、水产品出口等问题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年底，日方也投桃报李，承诺放宽面向中国公民的签证措施。毋庸讳言，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强韧与否，与深化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上的步调和成果息息相关。可喜的是，着眼于共同利益，中日双方在2024年开展的善意互动终见成效，两国关系出现转暖势头。

## 四、展望

2025年，在缺乏强势领导人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应对波谲云诡的日美关系将是摆在日本外交面前的核心问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无论是中日关系还是日本对外政策又一次站到了“正视历史”与“开辟未来”的重要现实节点上。在国内，参议院改选的

结果备受瞩目。此外，阪神淡路大地震 30 周年、日美安保条约缔结 65 周年、广场协议签署 40 周年、日韩邦交正常化 60 周年等多个周年纪念也接踵而至。在具体议事日程上，2025 年日本将作为东道主迎来大阪世博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相比 2024 年，2025 年或许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变数，也为日本探寻突破乃至变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 8、印度 2024：回调与转向

张家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 2024 年，印度经济形势良好，继续成为 G20 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但增长严重依赖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隐忧已现。印人党政府的国内政治能力下降，单一执政地位不再；印度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在与各大国关系普遍缓和、促进的同时，周边安全环境有一定恶化趋势。但是，印度各届对 2025 年仍然充满信心，普遍认为特朗普 2.0 将对印度更加有利。

### 一、印度政治经济有转向迹象

一是，印人党政府变身“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印人党在 2024 大选中不如预期，只获得人民院 543 席位中的 240 个席位，与 2019 年大选相比减少 63 个席位。莫迪虽然第三次出任印度总理，但印人党政府已经变身 NDA 政府。NDA 的地位也被削弱，一共获得 294 个席位，与 2019 年相比减少 60 个席位；获得 42.5% 的选民票，与 2019 年相比减少 2.8 个百分点。但是，印人党的执政地位虽然被削弱，但印度政府仍然是一个强势政府。印人党在 NDA 联盟中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印人党在人民院中的席位，占法定过半席位 272 席位的 88%，在 NDA 中占 82%，在印度的联盟政府历史中仍然属于强势政府。印人党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人民院席位是第二大党国大党的 2.4 倍。

二是，国大党和尼赫鲁 - 甘地家族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一方面，

国大党逆转了连续下行的政治周期，在 2024 年大选中获得 99 个人民院席位，与 2019 年大选相比增加 47 席。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共获得 234 个席位，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143 个席位，增长一倍多。与此同时，INDIA 联盟获得 40.6% 的选民票，比 2019 年时的“团结进步联盟”（UPA）增加了 13.1 个百分点。印度反对党更加团结，支持率也更高。另一方面，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地位有复兴趋势。甘地家族的两名接班人，全部当选为人民院议员。拉胡尔·甘地一洗 2019 年大选的颓势，在参选的喀拉拉邦瓦亚纳德(Wayanad)和北方邦拉埃巴雷利(Rae Bareli)两个选区同时获胜。普里扬卡·甘地·瓦德拉(Priyanka Gandhi Vadra)完成政治首秀，在人民院瓦亚纳德选区的补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印度戴安娜”首次登上政坛。

三是，印度经济运行尚好但增长模式有明显变化。在 2023-24 财年，印度 GDP 增速为 8.2%。在 2024 年度，印度 GDP 增速将在 7% 左右，继续是 G20 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印度的经理人购买指数（composite PMI）达到 60.7，经济热度很高。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迅速，在 2024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达 4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这也让印度自 2000 年 4 月以来吸引到的 FDI，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仅仅在过去十年（2014 年 4 月到 2024 年 9 月）中，印度吸收的 FDI 就达 7098.4 亿美元。印度在 2024 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在 2024-25 财年，印度政府安排了 132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于 GDP 的 3.4%。这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存在潜在的债务和通货膨胀风险。

简而言之，印人党在大选中不如预期，但仍继续强势执政；国大党触底反弹，重新具备挑战印人党的能力，新生代政治家初具政治冲击力；印度经济虽增长很快，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度上升，有潜

在风险。

## 二、印度外交呈现明显回调、平衡态势

在 2024 年，印度外交环境出现一些明显变化。随着俄乌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印度面临美西方的更大压力。印度与美国、加拿大关系有所紧张，与中国关系明显缓和。南亚多国发生重大政治变化，总体对印度不利。在此情况下，印度外交在 2024 年努力进行再平衡，出现一些明显的政策回调现象。

一是，外交话语与国家实力之间关系的再平衡。过去几年中，印度曾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对外话语，从“婆罗多叙事”到“民主之母”等概念。进入 2024 年，印度对外话语更加务实，淡化“世界导师”（Vishwaguru）定位，更加突出印度作为“世界之友”（Vishwabandhu）的概念。

二是，在中国与美西方之间的再平衡。在过去几年，印度曾出现明显的亲西方、远中国趋势，将边境争端与中印关系改善相挂钩，对中国进行外交冷战。2024 年，中印外交僵局被突破，中印关系呈现明显的缓和趋势。印度与中国达成边境巡逻协议，并在俄罗斯喀山实现 5 年来的首次中印领导人会晤。

三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进行再平衡。2022 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在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之间实施多向结盟政策，与各方同时发展密切关系已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激化，美欧对印度的压力日益增强。为平衡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回应美欧的压力，莫迪总理对乌克兰进行了闪电式访问，以纠正自己“偏袒”俄罗斯的不利形象。

四是，在金砖合作机制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平衡。2023 年，印度

曾积极主办 G20 峰会，对上合和金砖峰会态度相对消极。2024 年，印度积极参加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峰会，促成金砖扩员等一系列成果。

五是，在美欧间进行平衡。印度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有所恶化，加紧拉拢欧洲国家。莫迪总理访问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传统欧洲大国。印度还与欧洲启动了“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促进在可再生电池等领域的合作与协调。

除上述五大平衡，印度外交还有两个要点值得点出：

一方面，印度继续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 2024 年，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推进。莫迪访问了新加坡和文莱两国，并向菲律宾和越南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印度视为东南亚为自己版本印太战略的核心，介入南海事务的积极性非常高。

另一方面，印度对俄罗斯的战略预期明显下调。印度虽然没有在地缘政治中孤立俄罗斯，继续视俄罗斯为关键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印度对俄罗斯政策的优先目标已经不是关系提升，而是战略维护与管理。很明显，俄罗斯代表着印度外交的过去，美西方和东南亚才是印度外交的未来。

### 三、中印关系走出低谷

2024 年，是中印关系从低谷走向缓和、恢复的一年。

首先，中印打破高层外交僵局。10 月 2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俄罗斯喀山金砖峰会期间举行正式双边会晤。这是 2019 年 10 月印度金奈会晤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中印双方同意相互尊重，努力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关系。中方表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印方表示，印中关系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边境和平应该是两国的优先事项。在中印关系中，中国继续着眼于大局和整体，印度则继续关注边境和双边。更重要的是，中印双方领导人都承诺，要恢复两国之间的对话。

其次，中印在边境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中印达成边境巡逻协议，在多数对峙点实现脱离接触。10月21日，经过17轮工作机制会议和21轮军长级对话，印度外交部宣布与中国就争议地区的巡逻问题达成协议。次日，该消息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证实。12月1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举行第23次特代会晤。这是自2019年12月以来的第一次。双方进行了“实质性会谈”，不仅同意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还同意恢复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朝圣，推动跨境河流合作以及乃堆拉口岸的边境贸易。

再次，在经济上，中国继续是印度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伙伴。在2023-24财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18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比，印度与美国的贸易额略微下降到1183亿美元。印度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度很高。在2023-24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了42亿美元的美元的电信和智能手机配件，占总进口的44%；电脑配件进口额为38亿美元，占77.7%；锂电池为22亿美元，占75%。但是，按日历年度计算，中印贸易在2024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印美贸易将会反超。2021年和2022年，中印贸易额分别增长42.54%和6.4%。2023年，中印贸易额为1158.2亿美元，下降1.66%。2024年前三个季度，中印贸易额为588.1亿美元，同比下降9.05%。在2024年前10个月，美印贸易额为1081.2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全年贸易额1240.6亿美元的87.2%。这意味着，在2024年度，美国将再次超过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商品贸易伙伴。

最后，中印有形成新型大国间关系的趋势。一方面，中印两国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有相通之处。2024年7月4日，中国外长王毅在阿

斯塔纳上合峰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提出了两大邻国正确相处之道的“五个相互”，即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照顾、相互成就。这与苏杰生提出的、维持中印关系发展必须坚持“三个相互”，即“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在精神内核上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印国力更加对称。2013年，当中印决定要“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只居第10位。到2024年，印度已经成为第五大经济体，并在2030年前后有成为第三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另外，中印两国寻找到“全球南方”国家这一新身份，为两国在多边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寻找一个新的身份和平台。

## 总结

中印在2024年底达成的边境巡逻协议及一系列的对话成果，是中印解决边境问题的重要一步，可能是一个转折点。2005年中印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时，两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边境地区控制力都比较弱，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既是双方的主观意愿，也是边境控制状态的基本现实。随着中印两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注定是临时性的。现在则不同。中印已经成为并将长期维持世界大国的地位。两国在边境地区的管控能力都空前提升。在此形势下达成的边境协议和共识，将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渐缓和，中印直航恢复问题、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投资的限制问题，中印人文交流的恢复问题等，也会逐渐进入对话范围之内。简而言之，中印关系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断上升，已经仅次于中美关系，值得中方投入更大的注意力和资源。

## 9、朝鲜半岛：奇正之术与诡道之变

郑继永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4年，朝鲜半岛局势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变化，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这些变化不仅对半岛内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带来了结构性挑战。

### 一、朝鲜的“战略机遇”之年

朝鲜将2024年视为“战略机遇”之年。金正恩认为，当今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应抓住时机，从内外两个层面争取更优越的生存环境。

#### （一）内政：稳固基础与确立新方向

##### 1. 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稳定。

朝鲜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切入点，借洪灾恢复的契机进行内部整肃，大力输入生产资料。到12月，北部各道的建设竣工标志着其经济社会恢复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2. 固化核大国地位。

朝鲜通过宪法修订将“拥核”地位合法化，频繁试射导弹以宣示远程打击和反击等核武威慑能力，明确表示核问题“不可谈判”，强行“进入”核大国行列。

##### 3. 确立并强化金正恩的领袖地位。

金正恩通过理论清算与实践纠正其父金正日的政策失误，进一步

确立自身的绝对领导权，朝鲜高级干部开始大范围佩戴金正恩像章。在统一政策、国内经济建设、轻工业、农业发展等问题上，金正恩多次公开批评金正日的错误与不当策略，强调“新时代的正确方向”。

#### 4. “两国论”的提出。

金正恩通过修改宪法建议及政策调整，逐步将民族、和解、统一、疆域范围等南北统一的相关表述清理出官方话语，解散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在全民范围内推动“统一”相关理念的去除。尽管“两国论”最终未写入宪法，但南北统一不再作为政策目标已成事实。

### (二) 外交：三大关键举措

#### 1. 与韩国的全面敌对化。

朝鲜采取边境封锁、加强军事防御设施等极端措施切断与韩国的联系，进一步升级对抗。朝鲜将韩国视为“待平定国土”，采取切断公路铁路交通、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永久封锁朝韩边境在内的实质性军事措施。朝鲜旨在为“两国论”入宪做准备，借无人机事件升级紧张局势，消解国内民众对韩国的正面认知，补充强化朝韩处于“敌对交战”关系的观念。

#### 2. 与俄罗斯的热络与深度绑定。

朝俄高层交流频繁，签署了战略合作条约，并依据国际法与国内法，确立军事介入条款。朝鲜还首次向俄乌战场派遣多达 16000 人的朝军特种部队“暴风军团”。东北亚因素第一次成为搅动和升级地缘战争的动因，展现其在全球冲突中的新角色。

#### 3. 对中美的冷处理。

朝鲜对与中美的互动都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审慎态度。对于中国，虽然 2024 年是“中朝友好年”，但除赵乐际 4 月份的高访外，中朝

并未有更多的高层互访，经贸人文交流也波澜不惊。对于美国，朝美互动也未出现亮点。朝鲜对触发更大范围的战略互动保持谨慎，希望为未来与特朗普政府的可能接触创造条件。

### **(三) 核心目标分析**

朝鲜的举措旨在实现以下四个核心目标：

#### **1. 提升威慑力，巩固核大国地位。**

朝鲜将提升威慑力、固化核国家地位作为朝鲜的最高战略目标，其它目标均源自并服务于这一目标。朝鲜半岛无核化已经进入死胡同，“三不”（不可谈、不可提、不可能）原则将成为朝鲜进行核谈判时的新筹码。

#### **2. 强化领袖权威，破除统一幻想。**

通过政策和舆论引导，筑牢领袖观、清除统一幻想，落实“奉金正恩为新时代领袖”的思想，是朝鲜当局奠定“新朝鲜”的根本基础。朝鲜在全民范围清除统一理念，破除过去金正日时代的“错误”观念，重新厘清国民的民族观、国家观、领土观。

#### **3. 绑定俄罗斯，锁定“北三角”，制造冷战对抗格局。**

借助俄乌冲突和朝鲜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朝鲜不愿再被视为桌上的棋子，而更愿意重现大博弈时代的地缘平衡模式，转变为桌边的棋手。朝鲜有过冷战时期的成功经验，进入“新冷战”“多方通吃”的舒适圈一直是朝鲜的战略目标。与俄罗斯签约、派兵等绑定之举，既是朝鲜营造“新冷战”氛围，顺势制造战略对立的一项举措，也是朝鲜作为重要战略棋手躬身入局的标志。

#### **4. 扫清障碍，吸引美国入场。**

朝鲜所为的最重要目的是迎接特朗普上任，这也是实现其它目的的关键。朝鲜试图扫清包括韩国在内的一切可能阻碍自身直接同美国

对话的障碍，构建不受外界干扰的清晰通道，继而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等手段，引导特朗普政府开启新一轮朝美双边对话。

## 二、韩国的“魔幻政治”之旅

2024年的韩国在内外政策上经历了剧烈动荡。尹锡悦政府一方面加速向美日靠拢，另一方面却因陷入“政治内战”引发严重危机。

### （一）对外政策的“三大挑衅”

#### 1. 对美日的全面追随。

韩国加强与美日的军事合作，深化安全机制并介入台海和南海事务，表现出对美日的“过度配合”。尹锡悦政府延续并深化对美一边倒政策，在美日韩军事互操作性、情报合作问题上大幅深入，声称要与美日一起共同应对可能的“台海问题”，继续加强南海和印度洋的投射能力，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的多边合作，甚至与北约互设情报联络机构。

#### 2. 对朝鲜的极端冒险。

尹锡悦政府重启对朝心理战，甚至采取无人机挑衅等极端手段，在朝鲜劳动党党部办公室上空示威式撒布传单等，导致严重的军事风险。为实现政治目的，尹锡悦集团不惜假冒朝鲜特工之名，企图通过暗杀韩国政要与美军士兵、炸毁驻韩美军军事基地的方式挑动军事冲突，以获得启动戒严的口实。

#### 3. 对华关系的刻意激化。

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尹锡悦政府多次挑起争端，甚至捏造“间谍事件”，进一步恶化中韩关系：不断挑头加大对华供应链的限制，故意散布中国“偷窃技术”的信息；在民间交流中捏造“中国间谍”事件，

公然炮制中国人偷拍美驻韩军事基地等谎言；在政治问题上，借中国驻韩大使与韩在野党领袖会面之事，恶化中韩关系，致使中国驻韩大使缺位。

## （二）内部危机的升级与政变尝试

### 1. “政治内战”的加剧。

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权力争斗升级，尹锡悦总统与韩德洙总理先后被弹劾，导致更严重的政治分裂与内战，进入全面动荡和失能。为分食政治果实和争夺总统职位失能留下的权力空间，国民之力与民主党两党内部出现更大的冲突与对抗，不同色彩的势力之间明显分化，不同的力量组合将再次发生。

### 2. “巫术政治”的深渊。

尹锡悦政府深陷迷信丑闻，其政治决策依赖“法师”占卜，引发朝野强烈反对。在司法方面，尹锡悦动用各种手段庇护其夫人金建希；在执政决策方面，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尹锡悦不向所属政党问策，而听从第一夫人及建晋、天公、总理夫人等“法师”和萨满教朋友的占卜意见。据悉，尹锡悦近期发动未遂的“国会政变”，就是由号称韩国“军中萨满第一人”的情报司令部司令卢相元为其策划的。

### 3. “国会政变”的尝试。

尹锡悦是检察官出身，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作为“政治素人”当选韩国总统后，虽然其职权受到韩国国会“朝小野大”局面的制约，但其帝王式的思维在执政期间已暴露无遗。他在巫术政治和极右社交媒体的影响下，机械照搬特朗普“冲击国会”的前例，动用军队和情报力量突袭国会并实行临时戒严。然而，在实现“政治民主化”数十年的韩国，早已没有军事戒严的生存土壤，在巨大的反对力量和舆论压力下，尹锡悦被弹劾停职。

### 三、未来展望：变数与趋势

#### （一）极端手段的惯性风险

2024年，朝鲜与韩国兵危军急的表演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事实上却相当凶险。朝韩都倾向于通过极端手段实现政治目标，这种惯性可能引发严重危机。朝鲜可能通过核试验或洲际导弹试射进一步施压，而韩国内部的政治不稳定也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局势。

从朝鲜来看，朝鲜的言行有内外双重需求，对内强化仇韩意识、冲淡同族统一意识、维护内部团结的目的已经表面化达成，但对外需求仍未满足，有意继续推高紧张局势来迫使美方下场，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核试验、试射新型洲际导弹、连续发射侦察卫星等。同样，朝鲜与俄签约、派兵的做法事实上搅动的不仅仅是俄乌战场，也可以视作朝鲜与美韩远在欧洲启动了战端，意味着停战状态的朝鲜战争打破休眠状态。

从韩国来看，尹锡悦集团有引发战争的故意，启动了通过挑衅朝鲜动武而戒严的周密计划，并付诸实施，用外部战患引发政治内乱的疯狂程度令人心惊胆战。幸运的是，这一行为迅速被韩国国会截停并迅速处置，韩国却也因此进入政治内战，政治、经济与安全上都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

#### （二）特朗普的上台与影响

特朗普重新执政是朝鲜半岛局势的最大变量。作为有强势个人性格的美国总统，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不敢有过分忤逆的行动，意味着朝鲜半岛上习以为常的危险动作要收敛许多。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中美关系演进，是朝韩观察未来世界变化的重要指标。

对朝鲜而言，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令金正恩喜忧参半。朝鲜期待特朗普能够继续发挥个人性格优势，打破朝美交往的刻板传统印象；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优，与特朗普的交易不会再受到更大的阻挠，朝美关系会迎来“春天”，朝美“大交易”仍有期待。但是，特朗普多变多疑的性格会改变对朝鲜和金正恩的看法，美国国会中强硬反朝人士会影响金正恩与特朗普“爱的表达”。

对韩国而言，韩国既担忧特朗普对“保护费”的高要求，又希望利用其务实的商业思维重新调整中美经济关系。韩国认为，第一任期中“狮子大开口”大幅提升“保护费”让韩国难以接受，最终因特朗普执政末期让韩国才“糊弄”过去。但特朗普已经提出了要向韩国收取高额“保护费”的要求，韩国因此忧心忡忡。但韩国坚信韩美同盟仍然是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不可或缺需要借重的重要盟友。在供应链问题上，拜登政府要求韩国也要做出牺牲，包括中国市场等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但由于特朗普的商业“本能”，韩国在战略上的牺牲会带来在供应链上的相对自由度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 10、东南亚：由动荡转向稳定

赵卫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4年上半年，东南亚不少国家先是经历了程度不同的局势动荡后，又逐渐恢复了稳定。目前，除了菲律宾依然存在国内政治对抗，缅北战乱绵延不断外，其它国家政局均回归稳定，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却维持了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总体而言，2024年东南亚地区基本形势可以概括为：由动荡转向稳定，机遇与挑战并存。

### 一、政治形势：由动荡转向稳定、仍存不稳定因素

2024年上半年，越南政局剧变成了东南亚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也是越共自革新以来最大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政局变动。从1月份到7月份，先后有5名政治局委员引咎辞职，其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又因病去世，直到苏林接任总书记，越南局势才逐渐恢复平静。在越南政局出现不稳定的同时，柬埔寨和泰国国内也出现了部分政局不稳定迹象，前者主要是反对党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反对政府修建德崇-夫南运河；而后者则主要是因塞塔政府信任危机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随着柬埔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以及佩通坦新政府产生后，两国的政局均趋向平稳。

与越柬泰三国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和缅甸两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持续的战乱。菲律宾国内因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大政治家族矛盾引发的内斗不仅扰乱了菲国内政局，还直接影响到其对外政策的走向，导

致了南海形势持续紧张。缅甸北部地区在过去一年中则基本上在内战和冲突中度过，虽然中国政府多次积极调解，但缅甸军政府与果敢、克钦、德昂和若开各民族武装的冲突基本没有中断过。在2024年年末，缅军与果敢方面的和谈又告失败，这不仅意味缅甸内乱又将持续，同时也对整个相关地区的安全、交通和贸易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另外，泰国和缅甸佤邦因为边界争端一度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虽然事态暂时和平解决，但该事态的发生依然揭示了地区内矛盾的复杂性与和平的脆弱性。

## 二、经济形势：经济增长迅速、数字经济表现尤为显著

2024年东南亚经济总体上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24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接近5%，相比上一年度4.1%的增长率，今年的经济表现进一步显示了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在东南亚地区的11个国家中，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分别以6.5%、6%、5.3%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了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三个国家。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新加坡则分别以5%、4.9%、4%、2.8%和2.6%的增长率紧随其后。考虑到印尼的经济体量，虽然其在经济增长率上落于柬埔寨之后，它与越南和菲律宾依然发挥着东南亚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

2024年，东南亚经济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主要源于三大推动力：其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东南亚各国数字经济商品贸易总额中，印尼900亿美元，同比增长13%，泰国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9%；越南360亿美元，同比增长16%；马来西亚310亿美元，同比增长16%；菲律宾310亿美元，同比

增长 20%；新加坡 2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其二，旅游业繁荣成为推动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动力。2024 年，东南亚各国纷纷放松签证手续，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大大增强了旅游业的竞争力，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迅速恢复并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不仅直接带动了旅游业的繁荣，还促进了餐饮、住宿、交通等一系列其它行业的繁荣，成为推动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三，国外直接投资和私人消费的推动作用。2024 年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内需的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经济的好转带动了国内消费的上升，而强劲的国内消费又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提升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大量外资的涌入又进一步为经济增长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三、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但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2024 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借此机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高层互访不断，双方在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各个方面均获得了持续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首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访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双方就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还签署关于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水利、矿产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其次，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马来西亚，中马双方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深化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

动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就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为双方务实合作的深入发展扫清了障碍。第三，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共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双方铁路对接和务实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由中柬双方合作建设柬埔寨德崇-夫南运河顺利开工。德崇-夫南运河项目对于柬埔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柬埔寨经济发展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缺乏便捷的海上运输通道。德崇扶南运河的建成，将为柬埔寨打通一条连接国际市场的“黄金水道”。货物运输时间和成本将大幅降低，这将极大促进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预测，运河建成后，不仅每年将为柬埔寨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还将大大减轻柬埔寨航运上对于其它国家的依赖。这对于 GDP 总量仅为 300 余亿美元的柬埔寨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更是深刻地诠释了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地区内各国互利合作提供了典范。

虽然中国-东南亚关系在 2024 年获得了深入的发展，取得了诸多非凡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之间依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也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现实挑战。特别是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双方在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从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主要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首先，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面临挑战。尽管从 2020 年起，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自 2022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峰以来，此后一直呈回落状态，2024 年已经是双方贸易额连续第二年下降。从下降幅度来看，2024 年大约比 2023 年下降了 5%。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贸易受到了中美战略博弈的严重冲击。其次，菲律宾在美国公开挑唆下在南海不

断挑起对抗，不仅严重威胁着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且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总体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如果中菲的对峙继续持续，很难不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总体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第三，缅北各方和谈进程受挫，不仅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也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平安定造成威胁。最后，特朗普再次当选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对双方的贸易关系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当前，面对特朗普的贸易制裁威胁，部分东南亚国家已对中国商品收紧了政策。例如，马来西亚声称不允许中国将马来西亚作为向美国转口的基地，泰国国会也在讨论如何避免允许中国商品从泰国向美国转口而面临美国制裁的问题；越南则对部分来自中国的光伏设备开始加征关税。

上述问题表明，作为中国的近邻和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东南亚地区对于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特别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传统方式来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而必须在新的国际大背景下，以新的思维来应对来自外部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造成的挑战，特别是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重新塑造自身在中国-东南亚贸易关系中的有利地位。

# 11、2024 年的中东：动荡与重组

孙德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24 年是中东热点问题跌宕起伏的一年。巴以冲突久拖不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愈演愈烈。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策应 Hamas 对以色列斗争，巴以冲突升级为美以同“抵抗阵线”的全面冲突。随着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受到削弱，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卷土重来，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倒台，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强国实现力量再平衡。中国为中东和平与发展献计献策，促成巴勒斯坦 14 个政治派别达成“北京宣言”，在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三大倡议。

## 一、冲突外溢：从加沙危机到以色列“七线作战”

2023 年 10 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Hamas 爆发新一轮冲突后，加沙危机出现了外溢和扩散，升级为以色列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阵线”之间的整体性冲突，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伊朗“七线作战”。内塔尼亚胡政府以“切香肠”的方式，对反以力量各个击破。从 Hamas 到真主党再到叙利亚，伊朗领导下的“抵抗阵线”遭受重创。

首先，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牵动各国神经。截至 2024 年底，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 4.5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 11 万人受伤，加沙地区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以色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定点清除哈

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后又暗杀新任领导人辛瓦尔，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道义上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等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等拉美国家宣布同以色列断交；土耳其宣布同以色列断绝经济往来。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其次，也门胡塞武装策应 Hamas 对以斗争，红海危机持续发酵。胡塞武装和巴勒斯坦 Hamas 同属“抵抗阵线”，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危机。2024年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射超音速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拦截红海地区关联以色列和美英商船，红海供应链危机久拖不决。美英以胡塞武装威胁全球海上通道安全为由，联合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上百轮空袭，对也门萨那、荷台达和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发电厂和炼油厂狂轰滥炸，甚至将胡塞武装重新列为恐怖组织。然而胡塞武装并没有屈服，红海危机延续至今。

再次，黎巴嫩真主党策应 Hamas 对以斗争，导致巴以冲突演变为黎以冲突。2024年9月，以色列利用远程控制技术引爆电池，导致黎巴嫩境内数千台对讲机和传呼机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爆炸。此后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真主党指挥、控制和情报系统及导弹发射基地发动猛攻，并向黎南部地区派出地面部队，试图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建立“缓冲区”。以色列斩首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真主党高层几乎被“团灭”。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军事行动造成上百万黎巴嫩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维和人员安全受到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后在美法等国的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于2024年11月底宣布停火。

最后，以色列与伊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2024年1月，“伊斯兰国”在伊朗通往苏莱曼尼将军墓地的路上制造爆炸案，导致90人死亡、

300人受伤，伊朗认定以色列是幕后推手，随后对据称是以色列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情报站发动袭击。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领事处，造成7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人员死亡，伊朗随后攻击以色列本土。2024年10月，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对对方本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剑拔弩张。以伊直接攻击对方本土，加剧了双方结构性矛盾，导致以伊冲突升级。

## 二、叙利亚乱局：从政权更迭到权力再平衡

叙利亚处于中东的十字路口，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大国之间的权力失衡，给叙利亚反对派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2024年11月27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的当天，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政府军发动突然袭击，在短短12天时间里就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政府。

巴沙尔政府迅速瓦解，有内外部双重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叙利亚陷入极端贫困状态，民众不满加剧，军费投入严重不足，军心涣散。从阿勒颇市到首都大马士革，反政府武装攻城略地，所到之处没有受到政府军的有效抵抗。从外部原因来看，从2016年到2024年，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退缩至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这次反对派武装趁虚而入，主要是因为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三大力量——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都处于虚弱状态：一是伊朗在叙利亚的革命卫队力量频繁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二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几乎被以色列“团灭”；三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从叙利亚撤走了主要空军力量，私人安保武装瓦格纳集团也离开叙利亚。叙利亚反对派抓住机会窗口，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迅速推翻了巴沙尔政府。

主导本轮攻势的叙反政府武装是长期盘踞在伊德利卜省的“沙姆解放组织”（HTS）以及“叙利亚国民军”（SNA）等。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鱼龙混杂，大大小小几十个团体，既有世俗派，也有宗教力量。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主要是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以及乌克兰形成的“隐性联盟”。

一是美国。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奉行亲伊朗和亲俄罗斯政策，被美国视为“眼中钉”，推翻叙利亚政府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二是以色列。以色列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威胁是以伊朗为代表的“抵抗阵线”，叙利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伊朗主要通过叙利亚这个后方基地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如果叙利亚出现政权更迭，以色列面临的“抵抗阵线”的威胁就会大大减轻。三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支持者。2011年中东剧变后，土耳其一直想在中东扩大影响力。此次巴沙尔政府被推翻后，土耳其在叙利亚做强做大，趁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四是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是唯一同乌克兰断交的中东国家。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参与策划了此次叙利亚反对派针对政府军的袭击行动。

叙利亚变局牵动大国的地缘政治神经。2024年以来，从巴以冲突到黎以冲突，从红海危机到以色列与伊朗直接交火，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到叙利亚政权更迭，中东局势乱象丛生。叙利亚陷入动荡，再次给中东地区蒙上阴影，将成为大国代理人战争的“新舞台”。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世俗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博弈将成为叙利亚竞争新常态。

2024年12月巴沙尔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纷纷填补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美欧积极敦促叙利亚反对派关闭俄罗斯在叙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越过戈兰高地，占领更多土地，建立新的“缓冲地带”；土耳其在北方

扩大战果，支持叙利亚国民军占领曼比季，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形成压制；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敦促“沙姆解放组织”肃清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残余势力。

### 三、中国中东外交：从“劝和促谈”到“共谋发展”

中国是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24年中国中东外交奋发有为，促和平、谋发展是中国的两大任务。

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指引下，积极推动中东冲突解决。2024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次投票支持加沙地区立即停火止战、开辟人道主义救援走廊。2024年7月，中国邀请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访华，达成了“北京宣言”，推动了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实现巴以和平共处提供了正能量。中国政府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本源性问题，只有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黎巴嫩问题、叙利亚问题以及红海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中东的发展注入活力。2024年5月30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埃及、阿联酋、突尼斯和巴林四国元首应邀访华。中国和巴林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突尼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在“八大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的新构想。2024年9月，李强总理访问沙特和阿联酋，推动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已持续20年，双方正共同努力，希望早日达成自贸协定。此外，中国与伊朗、沙特、阿联酋、埃及、土耳其等国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框架下不断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全方位合作。中国式现代化正

助力中东国家现代化，帮助中东国家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

展望 2025 年，中东“冲突潮”与“和解潮”将相互交织，伊朗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国内政治发展将面临变数。美俄政治博弈、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博弈、土耳其与库尔德势力的安全博弈将成为中东地区三大主要矛盾。中东国家将在坚持战略自主与依附外部力量方面积极谋势。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中东政策将具有更大不确定性。以色列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阵线”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将不断升级，反以色列统一战线与反伊朗统一战线的斗争将白热化。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黎巴嫩问题等将持续发酵，大国在中东权力重组过程中积极应对变局。

## 12、非洲：风物长宜放眼量

张 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蕴含着重大机遇，非洲自身发展基础薄弱仍意味着趁势而上的有限性和长期性。正是基于这一理性认知，非洲大陆和国家在设法改善经济、政治和安全治理的同时，致力于实现战略自主性的长期提升与短期聚焦的更合理平衡。中国秉承“真实亲诚”原则对非洲发展的战略性、全面性和规律性支持，是非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

### 一、缓慢夯实的发展基础

整体而言，非洲可能是全球最为落后的大陆，发展障碍之繁杂可谓罕见。在人为努力艰辛缓慢的同时，天公并不作美，非洲早日复苏继而夯实发展基础的任务并不轻松。

第一，政治性代际更替正在发生。一方面，新生代政治力量正逐渐崛起。2024年，非洲有多达19场大选，其中多达5个国家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纳米比亚更是产生了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同时，Z世代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多国的大规模抗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年长代际政治力量并不乐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2024年，包括马里、南苏丹、几内亚等在内多国推迟大选，莫桑比克甚至出现选举后暴力冲突。同时，多国在并未明确理由的情况下解散和重组内阁，而不合理的政策也往往是导致抗议潮的重要诱因。

第二，非洲经济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冲击。IMF 在 2024 年 4 月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年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3.8%，但此后在 7 月和 10 月均下调 0.1 个百分点；但对 2025 年的预期则两次上调 0.1 个百分点。考察其既有预测记录可以发现，IMF 对非洲经济似乎持“乐观展望未来，现实看待当下”立场。的确，当下的非洲经济的潜藏风险依然巨大：与美欧继续围绕债务问题施压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债市场重新对非洲开放，而私人债权人却在悄然撤退；尽管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加纳等重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有近 10 个国家承受着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苏丹甚至达到 500%。

第三，非洲安全挑战呈“旧的不走，新的已来”态势。旧有冲突的烈度整体有所缓解，但社会和经济后果似在加重。埃塞局势更为可控，但来自提格雷和阿姆哈拉的挑战依然严峻。苏丹武装力量与快速支援部队的拉锯战似朝有利于前者方向发展，但未决的胜负导致的是越来越多的平民遭难。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苏丹武装冲突已导致至少 1035 万人背井离乡，其中 790 万国内游离失所者，220 万前往周边避难。在西非地区，尽管以时任政府打击恐怖主义不力为主要借口，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政变并未导致局势改善，反而是恐怖主义在整个地区的扩散速度加快，扩散范围增大。而经济不佳和治理不良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恐匪生计的新发展，特别是在尼日利亚西北地区出现大规模绑架潮；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4 月间，该地区约 3 万名土匪共计绑架了 220 万平民，杀害了约 60 万人。

最后，气候变化使经济发展和安全治理更为困难。2004 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南部非洲有超过 6000 万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 5 国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与此同时，2004 年，非洲有 27 个国家遭受异常降雨，受灾人口达到 1100 万人。世界气候组织指出，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

严重，平均每年损失占 GDP 总量的 2-5%，不少非洲国家将多达 9% 的预算用于应对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危机，在非洲更呈常态化发展，非洲有 1/5 的人口面临饥饿。绿色转型对非洲而言不只是未来关切，更是当下危机。

## 二、持续优化的自主性追求

在相对薄弱的发展基础之外，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对域外伙伴国家的互动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非洲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仍任重道远，短期性和阶段性的务实聚焦不失为明智之选。

第一，非盟《2063 年议程》第二个十年（2024—2033）实施计划的“对外雄心”和“对内务实”特征明显。2024 年 2 月，非盟出台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旨在“加速”“2063 年议程”落实。在对外关系方面，该计划重点强调推动既有“1+N”模式向“非洲+1”模式转变，最终目标是建设单一的“非洲全球伙伴关系平台”（AGPP）；同时，非盟也希望国际社会为其实现该计划目标提供 3.3 万亿美元资助。在自身发展方面，该计划的整体目标相对务实，最典型的表现是：到 2033 年底非洲人均 GDP 达到 3048 美元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比第一个十年（2014—2023）实施计划的预期目标（3359 美元）还要低。

第二，“二次独立”追求的激进色彩有所缓解。自 2019 年以来，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发生多起政变，其中多起以反对前殖民宗主国或更宽泛的外部势力为由，并得到了普通公众的支持。在通过激进手段获得政权后，这些国家还寻求法国、美国等撤离其驻军，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独立。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正展示出更大的灵活性：一是引入其他大国作为对冲，二是与周边大国特别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重启合作，三是并不尝试与法国、美国等的全面切割。这意味着，

在政权整体巩固之后，这些国家正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平衡。

第三，非洲正成为国际机构和大国外交的聚焦。非盟的正式加入使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 G20 事实上演变为 G21。非盟的 G20 首秀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非洲的大量关切都被写入约热内卢峰会领导人宣言，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多边开发银行决策权分配、世界贸易组织复兴、和平安全治理等等。最为关键的也是非洲最为满意的，是 G20 事实上正从既有的“共识决策”转向“准共识决策”，这对非洲立场进入 G20 决策高度利好，同时也能促使南非 2025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取得更大成果。此外，非洲国家在金砖机制和新兴发展融资机构中的声音持续增大，多国与非洲峰会相继召开。

第四，非洲高度积极地参与全球发展议程的落实和设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进程已然过半，但其如期实现的可能性却在减少；这在非洲尤其真实。由此而来，国际社会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启动全球性开放讨论：一是从目前到 2030 年间，加速努力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二是在 2030 年之后，或延续或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为推动上述讨论取得实质性成果，联合国采取了系统性努力，2024 年未来峰会、2025 年第四次国际发展筹资大会和第二次世界社会峰会等都是集中展示平台。非洲大陆和国家都已积极参与其中，试图塑造对非洲更为有利的未来。

### **三、真实亲诚的中非合作**

非洲战略自主性的长期持续提升，既需要扎扎实实地夯实发展基础，又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战术。中国以“真实亲诚”原则为指导开展的对非合作，可同时为非洲提供长期和短期性支持，最为明显地体现在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第一，中非合作论坛坚持长期战略视野。2024年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获得全球广泛称赞：对非洲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因为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将根本上有助于扭转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的一种误解，即中非关系仅聚焦经贸合作。对美欧而言，尽管试图贬抑其突破性进而重点强调其延续性，但仍不得不承认，2024年北京峰会对“小而美”民生项目的强调，是对既有“大而优”基础设施工程的一种有益补充。这意味着，中国正转向对非洲国家的整体性发展与个体性民生的更为合理的平衡关照。

第二，中非合作论坛坚持信守承诺。这不仅体现在每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前都会对成果落实情况加以盘点，更体现为中非合作论坛的规律性。自2000年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始终保持每3年一届，从未因任何内外因素而中断或推迟。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中，仅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可与中非合作论坛媲美。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于1993年创设，每5年一届，到2013年第5届峰会后出于对华竞争目的而改为每3年一届。除此之外的其他对非合作机制均较为随意：美非峰会并无定律，2014年首届峰会举办后，直到2022年才举行第二届；欧非峰会创设于2000年，原定每3年一届，但第二届就因故推迟至2007年举办，此后第3届与第4届间隔4年，第5届与第6届间隔5年；印度与非洲峰会创设于2008年，同样计划每3年一届，但自2015年第3届之后便因各种原因推迟至今，原定2024年举行的第4届印非峰会仍在推迟。

第三，中非合作论坛坚持非洲代表性和自主权。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均会提出此后3年内的行动计划，它事实上是部长级会议或峰会前至少半年就已经开始与非洲相互磋商的结果。由于各国关切得到良好

体现，非洲国家参会热情始终很高，尤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峰会的比例相当高，甚至可能超过非盟年度峰会。例如，2024年北京峰会上就有51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2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及联合国秘书长出席。

最后，中非合作论坛坚持可持续发展。从支持非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中非合作论坛始终坚持全面覆盖。例如，中非合作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十大合作计划”，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八大行动”，2021年达喀尔部长级会议又提出“九项工程”，2024年北京峰会则提出“十大伙伴行动”。为配合上述可持续发展举措的落实，中国一直为非洲提供实实在在的资助。例如，在2024年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未来3年内提供3600亿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非洲均需更长时间消化危机冲击。非洲优化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内在平衡，事实是在为自身复苏创造更为有利条件。这也正是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义所在，即帮助非洲紧紧抓住外生性机遇，推动实现内生性发展，共同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

## 13、拉美政经形势企稳 对华合作再上新台阶

曹 廷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2024 年拉美地区政治局势基本稳固，经济缓慢复苏，外交能见度有所提高。中拉关系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地区国家仍需弥合政治分歧、提振经济动能、提高社会包容度，在外交上恐将面临新一波“特朗普冲击”。

### 左右博弈依旧激烈

左翼基本盘相对稳固。自 2018 年以来，拉美左翼持续回潮，控制了地区大半壁江山。2024 年拉美地区举行了六场大选，左翼相对右翼略胜一筹。左翼阵营方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实现连任，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克劳迪亚·辛鲍姆当选，乌拉圭左翼反对党亚曼杜·奥尔西打败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右翼阵营方面，萨尔瓦多现任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成功连任，巴拿马极右翼实现目标党候选人何塞·劳尔·穆利诺当选总统。值得关注的是，2019-2023 年拉美举行了 19 次大选，其中执政党输掉 17 次。而 2024 年举行大选的六国中有四国执政党实现连任，表明部分国家民众对现政府的满意度有所上升。目前拉美左翼控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要超出右翼，整体处于微弱优势。尤其 6 月 2 日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的总统候选人欣鲍姆以领先对手 20 个百分点的优势胜选，得以捍卫左翼基本盘。

然而具体看，当前多数左翼政府正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执政困难。

一是改革难以推进。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改革面临反对派掣肘，经济难有根本起色，要调动财政资源兑现社会承诺较为艰难。二是社会分歧难以弥合。部分拉美国家社会对立依然严重，极化思潮泛滥，左翼难以争取更多基本盘。三是内外压力较难应对。地区右翼加大挑衅，军人干政偶有发生。2024年6月玻利维亚时任陆军总司令苏尼加以“重塑民主”为由，率军闯入总统府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后失败被捕。美持续干涉打压拉美左翼，长期利用民主、人权、反腐等议题，与拉美右翼联合打压左翼力量。2024年7月委内瑞拉马杜罗再次当选总统后，其执政合法性受到地区多国质疑，同时美加大制裁，令其政经局势前景堪忧。古巴受美国长期严苛制裁，当前国内物资短缺严重，民众不满情绪加强，社会动荡风险上升。其他部分左翼政府表现亦不尽如人意。CB公共观点咨询公司5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智利总统博里奇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的民意支持率分别仅为42.3%、41.8%和38.6%。

## 经济缓慢复苏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2月预测，2024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约为2.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2%。各经济体发展冷热不均。加勒比国家经济增长11%，其中圭亚那石油经济持续繁荣，增速达41.5%。中美洲国家经济增速为2.8%。南美洲国家平均经济增长2.1%，其中巴西和秘鲁经济增速均有望达到3.1%。由于受美国经济放缓和内需疲软影响，墨西哥经济增长预计仅达1.5%左右。尽管阿根廷国内通胀初步缓解，财政出现盈余，但依然是地区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经济衰退达到3.4%。预计2025年拉美地区经济有望达到2.4%。

得益于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2024年拉美地区通胀初步得到控

制，通胀中位数从2022年峰值时的8.2%下降至2024年的3.4%。巴西和秘鲁有望在2024年实现通胀目标，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预计将紧随其后。但部分国家通胀问题依然较为严峻。2024年委内瑞拉年通胀率为60%，阿根廷将达到118.8%。此外，地区平均通胀率仍然高于疫情前水平。同时，拉美地区债务问题依旧突出。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美地区16个国家<sup>[1]</sup>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23年12月的55%下降至2024年9月的52.6%。其中，阿根廷公共债务比例从156.6%降至110.5%，而巴西债务比例从74.4%升至78.3%。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三国的债务比例亦接近60%。

社会包容性有待提高。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24年拉美地区工作岗位有所增加，但失业率约为6%，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2%。非正式就业率为46.7%，同比下降0.4%。其中，哥伦比亚、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失业率较高，2024年7月分别为9.9%、8.7%和8.1%。同时，根据拉美经委会预测，2024年该地区贫困率约为26.8%，为1990年以来最低纪录。但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农村地区的贫困率达到39.1%，高于城市（24.6%）。同时，妇女儿童、青少年、少数族裔的贫困现象亦更加突出。

## 主场外交提升能见度

2024年拉美国家主办了两场重量级峰会。11月13-17日，秘鲁主办第31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次会议以“赋能、包容、增长”为主题，重点关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会议成果丰硕，

---

[1] 统计的16个拉美国家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

发表了《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马丘比丘宣言》、《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和《关于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等成果文件，为推进亚太开放型经济建设注入新动力。11月17-19日，巴西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本次峰会主题为“建设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三大中心议题为“减少饥饿、贫困和不平等”、“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改革”。巴西政府前期设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两个特别工作组，并将协调人轨道小组增加至15个，扩大讨论范围。最终峰会取得显著成效。包括G20成员国在内的82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同时，中国、巴西、南非和非洲联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共同进步。

同时，美欧继续加大关注拉美。拜登政府执政末年继续“排华护院”。2024年4月初，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德森访问阿根廷，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要求阿方拆除中方参与的内乌肯深空站。同年5月，理查德森访问巴西和巴拿马，提出美及其盟友需要向拉美提供具有商业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此外，美方还称钱凯港为“军民两用”港口，担忧中国军舰会借此停靠拉美地区，并威胁对通过钱凯港或者经有该地区所有由中国控制的港口的货物执行60%关税。欧盟加大进军拉美力度，以争取更多市场和资源。12月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但该协议前景依旧面临不确定性，欧盟多国已经表示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该协议对农业市场的影响引起普遍担忧，法国不会牺牲本国农业主权。波兰农业部长以及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的农业商会代表亦明确表示反对此项贸易协定。

## 中拉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今年正值中拉论坛建立十周年以及习主席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十周年。在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拉合作广泛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中拉关系日益成为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型合作关系。

高层互动频繁密集。2024年，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智利等多国外长纷纷访华，积极推动务实合作。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赴秘鲁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赴巴西参加G20峰会，并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主席自2013年以来第六次访问拉美。访巴期间，中巴领导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双方签署30多项合作文件，涉及通信、卫生、环境和核能等领域。访拉期间，习主席还与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就促进互利合作展开探讨。此外，中拉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日益深化。中国与巴西达成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经贸合作加速升级。贸易便利化持续推进。中国与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分别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与秘鲁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同时，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正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在诸多利好因素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持续上扬。据中国海关统计，2024年1-11月，中拉贸易额达到4758.16亿美元，同比增长6.6%。同时，中国对拉投资不断多元化，覆盖了农业、矿产、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5G等各领域。其中，中拉设施联通不断加强。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

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了钱凯港开港仪式。作为南美地区第一个智慧港口，钱凯港启动运行后，将使中秘间单程海运时间缩短至 23 天，节约 20% 以上的物流成本，并且每年将为秘鲁创造逾 8000 个直接就业机会。

人文交流持续升温。中拉青年不断加强对话。2024 年 10 月中拉青年发展论坛暨国际青年文明互鉴对话会在甘肃敦煌举行，近 70 名中拉青年学者及企业家围绕“加强文明互鉴，携手共同发展”主题开展对话交流。同时，体育交流促进民心相通。2024 年，第四届中拉武术交流论坛暨中拉武术散打对抗赛在巴西举行，深化了巴中武术交流与合作。而巴西圣保罗高桥足球队和球星卡卡先后赴贵州与当地球队和民众开展足球友谊赛，拉近两国民众间的距离。此外，中国和秘鲁开展“国宝对话”活动。深圳南山博物馆举办“太阳的子民 - 印加人和帝国四方之地”专题展，秘鲁古城库斯科印加博物馆举行“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让两国民众加深对彼此文化联系的了解。

展望 2025 年，拉美地区有望继续保持温和经济增长。然而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将给该地区带来不小的冲击。届时，拉美国家在经贸、移民等议题上将面临美政府更大压力；地区左右博弈或更趋激烈；中拉合作抑或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 14、俄乌战争第三年：黎明前的黑暗？

韦宗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2024年是俄乌战争的第三年，也是战争骤然升级的一年。这一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州展开全线进攻，新占了4000多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并使用了据称是10倍音速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在乌克兰方面，则首次使用了可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和英国“暴风阴影”导弹，乌克兰军队甚至出其不意攻入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此外，朝鲜军队也进入俄罗斯境内，并可能参加了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然而，随着高喊让俄乌战争“24小时停火”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俄乌两国国内的战争疲惫，俄乌战争也似乎迎来了拐点。停战呼声日益高涨，和平曙光依稀可见。

### 一、升级

2024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全线反攻的一年，也是战争骤然升级的一年。2024年2月，俄罗斯军队依靠强大的火力和人员优势，在鏖战4个月后最终占领通往顿涅茨克市门户的军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成为2024年战场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州全线1000多公里战场前线展开军事攻势。特别是进入7、8月份后，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攻势更加凌厉，不断攻城略地，一年内占领了超过4000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是2023年新占领土的7倍。

面对战场严峻形势，乌克兰另辟蹊径，于8月份出其不意攻入俄

罗斯防守薄弱的库尔斯克州，一度占领了近1000平方公里俄罗斯领土，这也是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首次国土遭到军事入侵。不仅如此，为了应对乌克兰战场不利局面和乌克兰军队弹药不足窘境，拜登政府决定放松对美国援助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的使用限制，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11月19日，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1000天之际，乌克兰首次使用最大射程300公里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军火库，并在此后不久获得英国同意使用了类似性能的“暴风阴影”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尽管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导弹袭击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毕竟这是开战以来，乌克兰首次使用英美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引发了外界对俄乌战争可能进一步升级和失控的强烈担忧。

在遭遇导弹袭击的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批准新版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正式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文件称：“任何军事集团或联盟中的国家对俄发起侵略，都将被俄方视为该军事集团或联盟对俄侵略；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和（或）其盟国的侵略，都将被视为无核国家和有核国家对俄发起的联合攻击。”根据该文件，俄在受到空天攻击武器集中发射并越过俄边界的可靠信息时，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三天后，即11月21日，普京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了联合打击，在行动中测试了名为“榛树”的10倍音速新型导弹。该导弹以俄罗斯的RS-26“鲁别日”洲际弹道导弹为基础，可携带核弹头。普京称，“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抗这种导弹，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拦截它”。普京还表示，该导弹可用于攻击任何乌克兰盟友，只要这些盟友的导弹用于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在威胁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向乌克兰发射新型超音速导弹的同时，还破天荒引入朝鲜军队入俄，将俄乌战争引向新的不确定

方向。据媒体报道，10月18日，朝鲜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进入俄罗斯，规模约12000人。乌克兰及美国国防部声称，朝鲜军队已经进入库尔斯克州参与战斗，并出现了较大人员伤亡情况。

相互占领对方领土，导弹互射，威胁降低核门槛，引入第三国军队，俄乌战争在第三年陡然升级，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 二、疲惫

在战争升级的同时，俄乌双方都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战争“疲劳症”。持续三年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巨大的消耗战。俄乌双方军队，在从南部的赫尔松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长达1000多公里的迷宫般的战壕中苦战，遭受炮火、子弹和无处不在的无人机的饱和轰炸，生命随时凋零。12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首次披露，乌克兰在近三年的战争中士兵死亡超过43000人，受伤士兵高达37万。换言之，乌克兰士兵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人，其中包括超过23万人因死亡或致命伤永远无法返回战场。这对于人口不足4000万的乌克兰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乌克兰官员承认，由于兵力短缺，他们难以阻挡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的俄罗斯军队。他们计划征召更多士兵，甚至要将服役年龄从25岁降低到18岁。但由于兵役无限期，征召新兵的努力受到严重阻碍。对俄罗斯来说，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估计，俄罗斯自开战以来，伤亡人数可能高达60-75万左右，特别是战况最为激烈的11月份，伤亡人数高达4.5万。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成了无法承受的“绞肉机”。

长期的战争状态，也给俄乌双方的财政造成巨大困难。乌克兰2024年国家预算预计收入为437亿美元，而支出几乎翻了一番，达

823 亿美元，预算赤字高达 386 亿美元，差额部分主要依靠国际贷款和西方国际赠款弥补。军事支出是乌克兰国家预算的头号开支，占 GDP 支出的 22%，约 400 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乌克兰国家债务每况愈下，由开战前占 GDP 的 49% 上升到 2024 年占 GDP 的 84.4%。分析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资金支持，乌克兰可能在 2025 年至 2027 年间出现国家债务违约。战争久拖不决，也给乌克兰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据调查，乌克兰失业率高达 20%，约有 50% 的家庭处于最低生活水平，26% 的家庭必须节省食品支出，此外还有 600 多万人逃离乌克兰，沦为国际难民。

俄罗斯经济尽管出现某种“战争景气”，但在西方全面经济制裁和持续巨额军费投入下，也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为维持战争努力，俄罗斯国防开支扶摇直上，从 2022 年的 590 亿美元增至 2023 年的 1090 亿美元，2024 年为 1152 亿美元，2025 年更是高达创纪录的 1268 亿美元，将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 32.5%。11 月份美国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新制裁，导致卢布暴跌，创下 110 卢布只能兑换 1 美元的新低。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12 月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全年通胀率已达 9.5%。为了应对高通胀，俄罗斯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1%，创下 20 年来的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5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可能仅为 1.3% 左右。

在巨大的战争损失和困难下，俄乌双方的民众都出现了某种战争疲劳，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美国和乌克兰民调机构在 2024 年夏季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对战争感到疲倦，希望能够尽快停火，甚至愿意为此做出重大妥协。另外，根据俄罗斯研究机构列瓦达中心在 2024 年 9-10 月份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4% 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支持和谈，支持继续进行战争的受调查者为 39%。而两年前，支持和谈的人为 48%，支持继续战争的人为 44%。

### 三、停火？

乌克兰的军费开支、政府运行及武器装备，主要仰仗美国及北约欧洲盟友的支持。没有后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美国支持，很难想象实力悬殊的乌克兰能够苦苦支撑到今天。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自开战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 614 亿美元军事援助，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 F16 战斗机、艾布拉姆斯坦克及陆军战术导弹等各类武器装备和后勤支持。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声音逐渐抬头、特别是持“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乌克兰继续获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前景日益暗淡。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大规模援助乌克兰，认为持续的战争让双方生灵涂炭，“毫无意义”，要求双方必须立即停火。12 月 7 日，特朗普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邀出席圣母大教堂重新开放仪式，并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举行简短面对面会晤。会晤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林斯基和乌克兰愿意达成协议”，“应该立即停火，进行谈判”。

在内外压力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愿意通过和谈方式，结束战争。11 月 23 日，泽林斯基在基辅出席乌克兰粮食安全国际会议的记者面前表示，他有信心在 2025 年结束战争。“我们已采取适当措施，这些措施已纳入我们的和平方案”“我们持开放态度，……我们愿意看到他们的提议，……我认为我们将有一个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达了愿意停火的意愿。12 月 19 日，普京在首都莫斯科举行的年度盘点新闻会上表示，愿意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举行直接会晤，就俄乌战争停火进行谈判并做出妥协。他说，俄罗斯对与乌克兰谈判不设条件，准备和任何人举行会谈，包括与泽林斯基总统举行会谈。

看来，尽快停火，结束战争，已经成为各方共识。问题是，俄乌双方到底能够为了和平“妥协”到何种地步？能否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公正停火，为未来持久和平奠定坚实基础？乌克兰能否获得它所期待的安全保障？能否实现体面的和平？俄罗斯能否因此不再患有“安全慌”？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